

星珠樓主

大漢英雄

2



晁珠樓主

大漢英雄

上海百新書店刊行

---

---

# 大 漠 英 雄

第 二 集

有 著 者 權 不 准 翻 印

---

著 作 人 還 珠 樓 主

發 行 者

百新書店股份有限公司  
代 表 人 徐 稚 鶴

上海河南中路一七九號

發 行 所

百新書店股份有限公司
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

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

香港支店 皇后大道中

華南特約

國 光 新 記 書 局

廣州漢民北路七十六號

分 售 處

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

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七 月 第 一 版

---

---

# 大漠英雄 二

還珠樓主著

## 第三回

大壑飛身雪地冰天授愛侶  
靈峯取寶晶門玉柱拜仙師

前文李琦發現金靈筠推病，仗着六陽丸禦寒，私往雪山盜寶，不禁大驚，決計飯後也推病先睡，人靜後，連夜趕去，暗中尾隨，先不露面，另留一書，說往穿雲頂探路，已於清早起身，請衆人仍照預計，午後上路，主意打定，依然隨衆說笑，無如心中有事，無形流露，蘭珠已夠細心，况又加上三女俠，全是知底關心的人，見他說笑勉強，時現憂容，全留了意，李琦也未覺查，勉強俟到席散人去，一思想同盟九人，親如骨肉，段大哥和五姊九妹，對我愛護，更是無微不至，不告而行，已是不合，如何推病再騙他們，祇得和段張諸俠，又談了一會，等衆安臥，立照預言行事，好在寒具衣糧，事前早已準備，易於取用，爲防累贅，又自恃功力智勇，將蘭珠爲九俠預備的，雙層駝毛小帳篷留下，匆匆起身，開門走出，時當望後，堡中地暖，天色又好，晴空萬里，明月流輝，玉宇無聲，銀星若焰，到處松影交加，碧雲滿地，所有樓台亭榭，山石林木，均似蒙上一層銀霜，夜景清絕，李琦心中有事，趕路心切，那有心情，觀玩月華，堡中自來鷄犬無驚，人民到夜即睡，向不閉戶，除各處山口而外，並無巡夜之人，雖有堡主所設，防備萬一的八陣圖，九俠和靈筠等人，早經蘭珠指點，通

行無阻，李琦更是行家，經過多日清遊，地理已熟，本意靈筠，由後山祕徑繞行，此時趕往前山，路近得多，必能追上，但拿不定她已否真去，好在繞路不多，特意趕往朱家探看，到了靈石仙館前面，忽想起靈筠，如和衛璧，同臥未去，深夜來此，被人看見，心跡難明，越想越不對，嘆了口氣，正要回轉，打算不問靈筠去否，反正明午要往穿雲頂，就此起身也好。事有湊巧，在這轉步回身之際，猛瞥見假山石後，人影一閃，隱聞男女低語之聲，似有衛璧在內，恐對方步月未睡，被其發現，忙往左側樹後一閃，見石後走出一男一女，男的正是衛璧，女的却未見過，踏着月光，正往梅林走去，心想二人，已成夫婦，靈筠如在，衛璧怎會深夜與少女同遊，心中一動，頓忘顧忌，也不再看後面，知左側平台，便是靈筠臥室，忙即掩縱上去，見燈光未熄，窗也未掩，床前放着一雙女鞋，帳簾半挑，床上無人，靈筠所用的劍和鏢囊，連同蘭珠日前送的，本山特產雪貂所製女氈，已全不在牆上，才知果是一人獨往，衛璧任他孤身涉險，自享現成，反到乘隙，與女子幽會，保中雖是男女交往，向無嫌忌，這等行爲，最犯重條，一旦敗露，本人身敗名裂，還要帶累靈筠，不能做人，心方痛恨，暗罵此人，喪盡天良，得妻如此，還要作此下流之事，忽見石後，又閃出一個少年，正是日前閒遊時所遇之錢希唐，蘭珠對他，十分厭惡，後聽說起，此人曾向蘭珠求愛，被其堅拒，行爲甚是卑鄙，乃妹頗有美名，後又遇見數次，因此相識，忙於往追靈筠，無暇觀查，雙方路正相反，借着柳林遮掩，繞往林外，越過小溪，飛步前行，一會使到前山出口，堡中自來太平無事，守人一向重外而不重內，李琦到時，天已子夜過去，輪值僕人，正在石室中，飲

潛守夜，未料到有人此時夜出，竟被偷偷走出，到了外面，避開正面，貼着崖腳，加急向前飛馳，保內外雖祇一崖之隔，氣候相差天淵，靠近出口一帶，還不甚顯，走出三數十里，便見冰雪載途，天氣越往前越冷，寒風透骨，凍雲瀾漫，到處靜蕩蕩的，除却偶然聽到一點冰裂之聲而外，休說人迹，連個鳥獸，都見不到點影子，這時，天雖大亮，一輪灰白無光的寒日，隱現在陰雲暗霧之中，更顯得景物荒寒，死氣沉沉，無風之處稍和，偶然行到當風所在，那迎面來的寒颿，吹得人連氣都透不轉，冷氣由袖領口內灌入，通體寒生，夾背冰涼，口裏冒出來的熱氣，當時成冰，不消多時，面套上便凍起一層冰花，銀霜也似，李琦雖然功力精純，當此奇寒，也難禁受，幸而蘭珠，痴情慧心，爲他特運巧思，除禦寒皮衣頭套，長靴雪具，與衆一樣外，又用天山雪貂，做了一件外套，本就輕暖異常，意由未足，又將當地特產靈雀窠，製了一件內衣緊身，此均禦寒絕品，尤其那靈雀窠，雪見即溶，溫暖異常，所以開頭一段，李琦未用，越走越冷，勉強尋一背風所在，把這兩件衣服，裏外換上，才溫暖起來，可是就這脫衣添換的功夫，手脚也幾乎凍僵，這才知道厲害，心仍自恃，因相跟蹤追尋靈筠下落，出山便穿上雪裏快，朝前飛駛，一路留神查看雪中脚印，均未發現，心疑靈筠，由後山僻徑小路繞越，未走正路，這樣要遠得多，照着平日所聞，須到白鬼谷前的冰河左近，才能兩路歸一，算計途程，勉強可以追上，心急見人，一路衝冒寒風，向前滑去，滿擬到達冰河，祇要發現心上人的脚印，立可追上，那知天不作美，中途下起雪來，就有脚印，也被新雪遮蓋，如何尋見，又知冰河一帶，所積堅冰，時常崩裂，往往正走之間，腳底冰河，

忽然中斷，現出一個極大裂口，其深莫測，人墜其中，休說性命，連尸首也找不到，此外並有雪窖之險，下面多是滿佈堅冰的千尋深溝，祇上面鋪着浮雪，一脚踏空，掉將下去，命更難保，如由前山正路，便可不經此險，雪下這大路若走迷，誤入險地，如何是好，越想越憂慮，痛恨衛璧無良，令妻子爲他犯險，自在家中，坐享現成，還不安分，方想天公不平，這麼一個風華絕代，文武雙全的佳人，竟會甘心嫁他，死而無怨，豈非天下奇冤之事，正自越想越恨，隱聞少女嬌叱之聲，由風雪中，隱隱傳來，時斷時續，心中驚喜，斷定這等奇險的風雪荒山，怎有女子呼聲，非是靈筠不可，再靜心細聽，除陰風怒號，雪花飛舞，浪骸濤驚而外，已不再有聲息，覺着聲音來路，似在東北一面，當地恰是一片平野冰原，四外冰山雪嶺，參差矗立，爲雪所迷，已看不見一點形影，數尺外便不見人，雪海茫茫，如何行法，先恐靈筠多心，意欲見人再說，不肯出聲呼喊，正自愁慮，忽又聽得大羣猛獸，怒吼之聲，震撼山野，甚是沉悶喧騰，爲數何止千百，猛想起靈筠，孤身無故，怎會大聲驚呼，祇聽喊了兩聲，底下便無聲息，莫非驟遇獸羣，已爲所傷，這一急真非小可，那還再計利害安危，忙朝獸吼來處，飛步趕去，雪撬滑行，本極迅速，晃眼駛出好幾里，順坡而下，地勢漸低，祇顧朝那猛獸吼聲來處追趕，頓忘遠近，雪勢漸小，獸吼之聲，越發猛烈，因聽不見靈筠聲息，心中正自憂急，忽又聽少女呼叫，也未聽清，忍不住脫口喊了一聲筠妹，未聽回答，隨聞獸蹄踏地之聲，宛如萬馬千軍，奔騰而來，聲勢驚人，雪已不下，祇來路高原上面，起了一種極淒厲的異嘯，跟着洪洪發發，天搖地動，時聽冰峯雪壁，崩塌之聲，分外強烈，聽

去甚遠，無心查看，仍然往前飛馳。目光到處，發現下面乃是一條夾谷，冰雪不厚，但也凍堅，心想靈筠，被困谷中，滑到下面，見路平坦，剛往裏加急飛馳，忽聽崖頂男女呼喝，那人要作死麼，還不快逃，再遲就來不及了，那地方兩岸對峙，中現夾谷，裏面地勢，雖然寬廣，但是入口一帶，谷徑歪斜，更有怪石迎面，擋着目光，李琦一心懸念靈筠安危，聽出猛獸吼聲，似在谷內，祇顧前馳，什麼也未想到，及覺少女口音，在上發話，百忙中，始終不曾聽清，是否心上人的語聲，當是靈筠所發，忙即立定，向上仰望，猛瞥見一大羣灰白色的獨角怪獸，密壓壓似潮水一般，齊聲怒吼，由谷內轉角上，狂奔而來，已然離身不遠，一個個長約丈許，目射凶光，血口怒張，上下露出兩列利齒，四蹄翻騰，朝前急竄，其行如飛，來勢又猛又快，已將衝到面前，身後又無退路，兩崖壁立，冰雪堅滑，無可攀援，知道這類猛獸，跑起來，千百成羣，性均猛惡，見人一味猛撲，前仆後繼，死不回頭，任多高明人物，也不敢和他對面爲敵，否則，祇有送死，情知性命危急，萬無幸免，心方一驚，猛覺眼前一花，一蓬套索，已由崖頂當頭撒下，驚慌忙亂中，未及逃避，上半身已被套住，往上懸起，脚在離地丈許，那大羣怪獸，已箭一般，由脚底下竄過去，依舊低頭猛竄，並無一隻，向上仰望，萬蹄踏地之聲，震耳欲聾，知是遇救，便不再強掙，任其拉上，到頂一看，那地方乃是離地數丈的一片平崖，上面還有數十丈的崖頂，靠壁有一個石洞，面前立着兩個少年男女，貌相均頗英美，套索也經男的，代爲解下，道謝一問，才知男名丙純，女名丙缺，兄妹二人，隱居本山不遠，當日發現大羣猛獸雪犀，知道這類犀牛，肉最肥鮮，但最合羣，每



羣至少也有千百個，最多時，要經一兩天，才得過完，迎頭去打，多大本領也被衝倒，踏成肉泥，祇有等其過完，將那落後的，打上兩隻，才保無事，便尋了來，先由丙純，下去引逗，激令來追，然後由丙純，用套索吊上，乘其快過完時，由後去打，李琦才知先前少女呼聲，乃丙純所發，靈筠并未來此，白跑了許多冤枉路，幾乎送命，便向二人打聽，可曾見到一個着貂裘的，孤身女子經過，並問往白鬼谷道路，如何走法，丙純驚道，兄臺到想得好好，你既知白鬼谷，水晶原的地名，難道不知冷魂谷，子午寒潮，此時正起麼，你聽隔山風潮，有多猛烈，這還是寒潮的尾，離此當有數百里，不過受到一點餘波，已有如此厲害，你來時雖遇不上那寒潮，但來路一帶氣候必要大變，便是石人也要凍僵，如何再走來路，除非等下面的獸羣過完，由谷中繞走，反迎上去，雖要翻越兩處峯崖，但可避免寒威，此時却走不得，你說那孤身少女，照我看來，怎麼也不會經過上面來路，我看還是晚一點走的好。李琦側耳一聽，寒潮聲勢，比先前還要猛惡得多，俯視崖下獸羣，已延長了兩三里路，還未過完，上下無路，祇得耐心暫停，丙氏兄妹，見他滿臉愁急，笑問那女子，是你什人，如此心急，李琦聞言臉上一紅，答是朋友，偶同行獵，雪中迷路，丙氏兄妹，耳語了幾句，對李琦道，我與兄臺，一見如故，等獸羣過完，還得些時，我領你由崖上翻越過去，助你尋找如何，李琦大爲稱謝，丙純笑道，哥哥，人家找朋友心急，率性這犀牛，不要再打，我二人送他去罷，丙純笑道，送過山去再來，也是一樣，好在暫時還過不完呢，說罷，便領李琦上路，原來洞側，有一崖夾縫，長約半里，通行過去，便是一條懸崖石棧，路雖險滑，仗着三人都有一身

極好輕功，又都慣走險路，一會走完，盡用又是一片危崖，滿佈冰雪，壁上冰稜，鋒利如刀，中途滑墜，立受重傷，李琦見丙氏兄妹，已當先攀援而上，看去直似兩條大壁虎，身法輕靈已極，心想這兩人，神情吐屬，和那武功，均非平常山民，匆匆巧遇，也未及問他來歷，不甘示弱，忙即施展師傳輕功，運用真氣，飛援上去，丙氏兄妹，雖看出李琦，不是庸流，終想冰雪陡滑，未必能夠上去，又奉師命，不許向外人炫露法力，意欲先上崖頂，再用套索縋他上去，及見他隨後跟來，雖然腳穿冰鞋，前有刺釘，到底不是容易，身法更快，好生驚奇，上面乃是一片山嶺起伏的高原，李琦隨着丙氏兄妹，又翻越了兩處峯崖，到一冰壑前面，丙純笑道，前面鬼神愁，和雪地獄，兩處奇險，越將過去，便是往來必由之路，愚兄妹祇能送過鬼神愁爲止，雪地獄乃大片冰原盆地，地面均是冰雪積成，有亘古不化的玄冰，雪窖冰窠，到處都是，地面隨時斷裂，稍爲失足，直落萬丈，本不想使兄臺，犯此奇險，因見尋人心急，本領又高，當寒潮未過完以前，冰面難得中斷，愚兄妹生長此山，探出冰原左面，下有實地，極少斷裂，但比別處較高，兄臺可把我這枝鉤連槍帶去，順左面雪岡前行，用以探路，冰裂以前，必有一種琤琤之聲傳來，可加急滑過，聲音如在前面，便須立定，辨明方向閃避，你走這一帶，雖然不會遇上，不可不防，尤其冰岡，高低錯落，崎嶇難行，有的地方，須由冰原繞過，非留意不可，說時，李琦見丙純，兩次欲言又止，也未在意，冰壑深而不寬，最窄處，祇有丈許，丙純說完，人已當先飛馳過去，丙純剛取套索，飛向對崖，李琦早把雪裏快，重又穿上，笑說無須，腳底微一用勁，跟蹤飛渡，丙純笑道，兄臺輕功真好，

足可去得，祇是奇冷難耐，好在兄台，穿有極好禦寒之服，來路高原，也是冷極，竟能忍耐，許可無礙，終以謹慎爲是，說罷上路，兄妹二人，不時耳語，意似有什爭執，李琦心愛如焚，祇顧前行，連話都顧不得說，一會，便到鬼神愁，當地本北天山最高之處，鬼神愁一帶，到處都是平地，拔起的雪崖冰壁，奇冷異常，祇是無風，沿途愁雲濃壓，到此更顯天低，暗霧層層，如非練就上乘武功，和內家真氣，休想通過，就這樣，李琦也覺耳鳴心跳，氣透不轉，方想雪地獄，不知如何險法，三人已由一片高可排天的冰峯下面走過，丙純兄妹，隨即辭別，李琦獨自上路，那雪地獄，在鬼神愁的西北，中隔一段堅冰積成的山梁，險滑不說，最厲害是，兩邊都是高可排天的冰壁，犬牙相錯，並不連繫。下面反有極深的冰壑，冰稜鋒利，森列如劍，人墜下去，立有粉身粹骨之險，冰壁都在壑對岸，相隔祇有十數丈，略受震撼，便要崩塌，往往走着走着，忽然一座峯崖，崩倒下來，附近冰峯雪山，受了震撼，相繼倒塌，轟隆砰訇，震撼天地，這一個倒勢，最猛烈時，竟能蔓延到數百里方圓，經過好些時日，方始停止，雪山地形，當時變易，便由於此，有時，大片未散裂的，碎冰殘雪，倒將下來，將地面上的溝壑蓋住，當時如不墜落，不久便自凍結，上面看似實地，下面却是空的，除生長本山的野獸，略知緝避而外，便附近山民，也不易看出下面虛實，人行其上，一脚踏空，當時陷落，無影無蹤，冰梁上雖無此險，但那兩邊冰崖，極易倒塌，李琦深知厲害，過時，提氣輕身，格外留意，總算日前當地冰壁，剛倒坍過一次，震勢停止了不幾天，居然靜悄悄，飛馳而過，順着左側冰崖，剛轉過去，前面便現出雪地獄的奇險，李琦來時，因聽

丙氏兄妹警告，胸有成見，以爲形勢，更必比來路凶險，及至到後一看，那地方乃是冰峯下面的大片盆地，約有數十里方圓，對面遙立着一座雪山，愁雲慘霧，籠罩其上，看不見頂，右側是一條綿亘不斷的雪嶺，左側危崖下面，果有一列，地勢隆起，高高下下，長蛇也似，向前面雪山蜿蜒而去，霧氣迷茫，雖然煉就目力，也祇遠遠望見前面一點山形，看不出下面有人行動，地形也在起了劇烈的變化，急于尋找心上人蹤跡，一見冰原廣漠，呈現面前，知雪地獄已到，所行恰是一片斜坡，形勢陡峻，上載積雪，便于滑行，便把脚上所穿雪裏快，重行紮緊，運用輕功，將足一蹬，逕由那數十丈高的峯腰上，飛一般往下滑去，耳聽寒風呼呼，身在冰雪之上，似點水蜻蜓一般，時起時落，其疾如箭，往下飛駛，覺着豪快異常，本意按照丙氏兄妹所說，往那一系列雪崗之上，斜駛過去，眼看距離峯脚，祇五六丈，身微一偏，便可駛到岡前，忽聽女子驚呼，甚是耳熟，同時，又聽得琤琤冰裂之聲，齊由前面，隱隱傳來，前聽丙氏呼叱之聲，因相隔遠。雜以風聲獸吼，雪中聽去，分外沉悶低弱，自不真切，這時，冰原上靜寂如死，相隔又近，聲音雖爲寒氣所阻，到底近在跟前，耳目能及，比方才差得多，又是全神貫注的人，一聽，便聽出是靈筠的呼聲，心中一動，剛把身子，重行折向正面，目光到處，發現相隔數十丈的雪堆冰原上面，現出一條婷婷倩影，果是靈筠，急切一人，在冰原上，轉折飛馳，因有好幾座雪堆，擋住目光，直到滑向前面，方始發現，急切中，關心太過，既未看出前面有險，也沒想到靈筠，爲何那樣走法，何故驚呼，驚喜交集之下，高呼筠妹暫停，愚兄就到，聲才出口，脚底早運足全力，如飛往前，飛駛滑去，這時冰

原碎裂之聲，琤琤琮琮，響成一片繁音，李琦全神專注前面，通未想到，身臨危境，性命祇在瞬息之間，中途瞥見靈筠，匆匆略爲回顧，仍舊時東時西，左右繞越，好似害怕神氣，心方奇怪，似覺脚底冰面，微微移動，耳聽瑤的一聲大震，猛想起內純之言，心中一動，百忙中回顧身後，地面上已裂了丈許寬，十來丈長的大口，祇要來路滑行稍慢，稍差一瞬，便平空墜落在那無底裂縫之中，這才想起，先前冰裂之聲，忙往前一看，不禁大驚，原來大片冰原廣漠，中心一帶，已成龜裂之勢，沿途現出好些裂縫，長短寬窄不等，最狹小的，也有丈許，那冰裂繁音，尙在響個不住，此起彼應，就許走着走着，脚底突然中斷，把人掉將下去，一落千丈，前面靈筠，已被三四條新出現的裂縫冰溝隔斷，想是知道危機四伏，進退兩難，不時發出一兩聲低微的驚呼，神情張皇，甚是狼狽，並且前面，便是一條寬約兩三丈的新裂冰溝，一意急念靈筠安危，竟未留意，等到身臨切近，方始發現，這時形勢，危險萬分，李琦又是一路加急，滑駛而來，本非踏空下墜不可，總算命不該絕，輕功又深有根底，到了冰溝邊沿，知道來勢太猛，萬留不住，所穿又是一雙雪橇，無法縱起，眼看危機一髮，忽然急中生智，就有冰溝邊沿，用足全身之力，大喝一聲，脚底猛一按勁，就此飛越過去，落到對面，又滑行出三四丈，方始停住，驚魂乍定，不敢似前疏忽，偏頭回顧，那落脚之處，祇差二尺，便須踏空下墜，耳聽冰裂之聲又起，就在脚底不遠，前面還隔着二三條大小冰溝，靈筠站在一片畝許大小的冰原上面，四外均是裂縫，四無連結，已成孤立，當地也非久停之所，祇得把心一橫，仍用前法，又飛越過兩條冰溝，祇聽一片轟隆之聲，宛如地震，回顧來

路，冰原中心，已紛紛碎裂，有的竟是整片地面，往下崩坍，互相擊撞碎倒，震聲如潮，猛烈異常，就這不多一會，形勢大變，直似大片沉沉的地獄，下面森立着，無數大小冰峯，偏地都是寬仄不一的裂縫巨孔，暗洞沉冥，黑影中，時見冰光，微微閃映，因是千萬年凝積不消的堅冰，已成了玄色，那冰峯擊撞之聲，宛如雷轟，隆隆巨震，帶着一種極細碎的繁音，正由身後潮來，對岸靈筠，已嚇得快要昏暈，行動不得，這末一條冰溝，相隔又寬，難於飛渡，正在惶急無計，猛想起對岸靈筠立處，相隔左側雪岡實地不遠，這等猛烈震勢，雪岡獨未變動，可知無害，爲防萬一，忙喊筠妹，你身後雪坡上面，乃是實地，愚兄如飛不過去，失足下墜，你可鼓起勇氣，把身後雪溝越過，便可出險，我爲大家當先探路而來，無心巧遇，不是爲你，我國亡之痛，時且心頭，十年薪胆，無計匡復，四海飄零，本少生趣，此溝太寬，仍須一試，倘有不測，乃是定數，與你無干，不須管我，請各上路使了，話剛說完，還未起身前縱，忽聽驚天動地，轟的一聲大震，腳底冰面，突然中分爲三，左側畝許大一片，上豐下銳，底部太虛，吃不住勁，已然整片倒坍，直朝對崖倒去，右角却裂成一條直縫，中間這一片，成了一個尖角，往後倒退，李琦正立在尖角前端，準備說完前言，便冒奇險，往對崖飛越，幸未起身，否則，命必難保，就這樣左右裂口，也祇差三二尺不等，立處稍偏，或左或右，均無生理。這一驚，真非小可，目眩心驚，震悸之中，仍未忘了靈筠安危，再定睛往前一看，不禁驚喜交集，原來對崖，因那崩倒的百丈冰壁一撞，也碎裂成了好幾片，相隔更遠，固是無法飛渡，靈筠立處，却萬分湊巧，冰面雖止丈許大小，但由裂縫中看去，

冰色深黑，無異玄晶，不特堅實非常，並因這一撞，地形又變，竟與身後冰溝裂縫相連，祇差三二尺遠近，便可越過，走向實地之上，祇是人已震暈倒地，口中急呼七哥，一面掙扎起立，并未受傷，詞色誠切，似頗關心，心中喜極，適才所受驚險，已全忘向九霄雲外，忙問筠妹可受驚麼，快些照我所說，速離險地，靈筠回問，你呢？李琦笑答，無妨，祇筠妹脫險，我已看出這裏形勢，必有解救，不必管我，靈筠原是一半情痴，一半受迫，爲了衛璧，孤身背人，犯此奇險，那知和李琦一樣，途遇風雪，把路走迷，祇是二人來路，一左一右，沒有遇上，誤走雪地獄，剛到不久，便遇冰原斷裂之險，危急之中，正在自悲身世，想起傷心，因值冰面驟裂，無意驚呼，且聽有人高呼筠妹，回顧李琦，由側追來，滑行如燕，知他發現自己，冒險盜寶，趕來援助，對方痴情苦緒，固是少見，但是使君無婦，羅敷有夫，無法接受他的情愛，本想去理他，後見李琦忘命急駛，滑行如飛，明見遍地龜裂，碎聲四起，竟似不聞不見，口中連呼筠妹不已，一心想救自己出險，死生已置度外，來路雪深，本來無險，全爲救人心切，絲毫未計本身安危利害，脚底又是大小冰溝裂縫，縱橫交錯，人由上面滑過，看去也覺眼暈，不禁感動，想要回應，話到口邊，又復忍往。隨見冰原突然中裂，剛失驚呼得一個暖字，人已騰身而過，正代暗幸，李琦已馳到對面停住，因隔太遠，無法飛渡，明是爲我而來，到了生死關頭，偏說不期而遇，以免自己，見他傷亡，於心不安，用情到了極處，關心也到了極度，而又超然純潔，不受人憐，彷彿片面痴愛，祇管一意維護，不特未存他念，心地光明，並還不使對方知道，患難之中，怎不感動，剛忍不住，問了一句，所

立冰原斷崖，突又三分，耳聽轟隆大震，碎冰殘雪，上下飛舞，裂縫之中，裂口正當李琦身側，以爲這次命必不保，警悸過度，不忍再看，這面冰崖，也自斷裂，秀目一閉，就此受震暈倒，耳聽李琦，在喊筠妹，忙起一看，見他獨立冰崖尖端，連脚步都未移動，神態自若，英姿颯爽，望若天神，心情一亂，由不得嘆了口氣，淒然答道，七哥，明人不落言詮，我也無法出口，祇是七哥不離險境，妹子心何以安，我來時帶有絲繩飛抓，我丟過來，請七哥一同出險，到了實地，分路如何，李琦聽他前半段的話，隱蘊深情，方自喜慰，覺着我雖愛你，實無他念，到底你也受了感動，知我光明，以後也許常得相見，不致避我如仇，於願已足，方自暗幸，此行不虛，及聽末一句到了實地分手的話，當時心中一涼，略一定神，慨然笑道，愚兄每以奇男子自負，不受人憐，我本探路而來，無心相遇，在筠妹歷此艱危，未得盡心，已自慚愧，如何反而受助，此時看似相隔更遠，實則愚兄，深知地理，震勢已止，決可無礙，筠妹祇管先行，否則，前面不遠，便是穿雲頂下，藏珍之地，愚兄如先趕到，這類各憑福緣的事，捷足先登，我又得有高人指點，就當仁不讓了，靈筠見他，詞態慷慨，甚是強毅，若有所恃，心想此人，九俠之首，久聞他得異人傳授，武功高強，否則，此時我已快踏實地，誰不惜命，何須如此，所說也許是真，再一想到，穿雲頂地底藏珍，關係丈夫甚大，同時，脚底又覺微微震動，心中一慌，把心一狠，又嘆了口氣，說聲七哥保重，請即設法出險，恕小妹取寶心切，除七哥外，要避別人，必須先往，不能奉陪了，說罷轉身，雙足一縱，便越過裂縫，往雪岡實地上駛去，李琦見她娉婷倩影，翩若驚鴻，孤身一人，飛駛上下於



側面坡陀之間，身法靈妙，好看已極，前半還回望了兩次，末次似要回身，停得一停，忽然加急前駛，更不回顧，天色也逐漸暗了下來，猛想起靈筠前面這條路，並不知道，方才怎會忘了告知，倘又把路走迷，把無心涉險，在來路上錯過的水晶原，白鬼崖，兩處奇險，又誤走了回去；如何是好，深悔方才防她多心，未借套索飛抓，隨她上路，表面和她分手，暗中保護；心一着急，正要趕去，四下一看，才知先前祇顧出神，自己尙未脫離險境，如何助人，嘆息了一聲，再細查看，且喜震勢已止，祇是奇冷難耐，暗忖起身已大半日，不知衆兄弟姊妹，已否追來，再一想到蘭珠，對於自己的深情，明有委身之意，萬一葬身在冰山雪岡之中，自己命該如此，不去說他，二女定必爲此失和，越想越心急，但又打不起出困主意，偶一眼瞥見，方才崩倒的，那片冰崖，因是向前傾倒，恰有一半段長冰，斜掛對岸之上，祇是上下相差，約十餘丈，就過去也無法上援，同時，又瞥見下面，已被碎冰填滿，暗笑自己，真個傻子，就由這碎冰上面走過，也能走上實地，祇管在此呆望作甚，心念一動，立時端詳形勢，先往那條斷冰之上縱去，落地時，微聞地底，鏗鏘之聲，以爲碎冰下墜，忙着出險，往追靈筠，也未在意，那多半段的冰條，斜倚對崖，上下相隔，有十來丈，必須縱到冰上，沿冰上行，再由頂部，縱向對崖，越溝而過，方能出險，那冰又滑又陡，本來縱不上去，幸是對面崖壁，被碎冰打裂出不少大小洞穴，可容手足攀附，但那堅冰結成的崖壁，滑如明晶，穴旁冰稜，鋒利如刀，冰條斜搭其上，似斷未斷，現出好些裂痕，人縱上去，一不小心，受震中斷，仍不免陷人冰壑，碎骨粉身，就由冰上滑墜，也難逃命，總算輕功，已到絕頂，

提氣下縱，輕輕落在冰上，冰並不會斷裂，心中暗喜，脚上雪撬，已在事前脫下，將冰靴前面的鋼鈎扳好，手持鈎連槍，一路勾搭，往上走去，追人心急，處境奇險，毫無在意，等將那斜搭對崖，長約二十來丈，又滑又陡的冰面，仗着手中長槍，與特製冰靴之助，眼看到盡頭冰壁之下，覷準頭上新撞碎的冰穴，縱身一躍，用槍上鋼鈎搭牢，待要援槍而上，脚踏穴口，再往上援，不料那條斷冰，先前崩裂時，受震太甚，已中裂成了兩三段，祇稍爲連着一點，如非武功精純，吃方才一縱，早就分裂，連人一起下墜，必被那數十萬斤重的幾段堅冰，壓成肉餅，本就要倒，又經這一縱，起勢又猛了些，祇聽唳唳連聲，跟着，轟隆砰訇，連聲大震，一直響到壑底，總算命不該絕，槍尖恰將冰穴勾住，懸身千百丈，冰崖絕壁之上，低頭往下一看，不禁嚇了一跳，原來脚底數十丈長的冰條，已然斷裂，墜入壑底，下面全空，才知先前所見填滿之處，下面竟是空的，想是初崩倒時，另有冰條，浮搭兩岸之間，將碎冰殘雪托住，看似實地，冰壑已被填滿，實則，下面仍是空的，吃那數十萬斤重的斷冰，往下一壓，一齊打落，黑黝黝的，隱閃冰光，也看不出下有多深，這時，下面是幽暗沉冥，其深莫測，頭上離頂，約有十餘丈，隱聞壑底，鏗鏗鏘鏘之聲，時起時止，料是冰裂以前警兆，惟恐側面冰壑，再要斷裂，命必難保，略一定神，先用脚尖，踏住下面孔穴，再看準形勢，仍用槍尖，勾住上面的孔穴，倒援上去，眼看離頂，祇三四丈，再倒換幾次槍鈎，便可到頂，誰知左近子午寒潮，剛剛歸穴潮過，天時受了反應，已變奇冷，李琦手足並用，凍得亂抖，全身均仗那條鈎連槍支持，上時，脚踏下面冰穴，左手緊攀盡頭處冰孔，右手再用槍

鉤，去找上面孔穴，往上援去，有的地面，壁勢前傾，更是一髮千鈞，奇險非常，好容易壁勢內凹，成了陡坡，不似先前危險得出奇，稍爲省力，天氣又驟加了十倍寒冷，凍得李琦，通體冰涼，上下牙齒，捉對兒廝打，震撼有聲，手脚凍成麻木，簡直無從用力，又無法換氣，空氣稀薄，加上奇寒，如何能當，略停一停，忽見冰上血痕點滴，鼻孔繃痛，才知鼻已出血，一會頭痛心跳，漸覺神倦欲眠，知道此是凍死以前先兆，無力再上，祇得附身在那微斜的冰壁上面，不住喘息，一面想把真氣提起，流轉全身，去與酷寒凶感相抗，無如力盡精疲，一息奄奄，如非先前把握甚緊，攀附牢固，人與冰又凍成一片，將其吸住，早已墜落，不知經了多少時候，天色也漸漸暗了下來，冷痛昏迷中，方想我命休矣，與其在此活受罪，早晚凍死，不如墜壑而亡，還省痛苦，同時，想起靈筠與蘭珠，一冷一熱，相對情景，忍不住喊了一聲蘭妹，我真負你，一時悲憤，想將雙手一鬆，墜壑自殺，誰知手脚均與堅冰凍結一起，休說無法解脫，也鬆不開，不由心中憤極，用力一掙，力氣未使上，不曾掙脫，連急帶氣，口張處，吃寒氣一逼，耳旁似聞冰裂大震之聲，未容尋思聽清，人已暈死過去，又隔了些時，覺着身浸寒泉之中，前事已早忘却，當時冷醒過來一看，當地乃是一間石室，壁上點着一盞油燈，火頭高約尺許，照得全室通明，身臥丈許方圓水池之內，祇頭在外，衣服也未脫去，水面上還浮着幾片薄冰，看形勢，似是一間浴室，旁有石榻，上放整潔衣褲，和內衣鞋襪，待要離水，起身查看，忽想起追趕靈筠，身陷冰壁之上，備受苦難，凍僵情景，陷身之處，冰天雪地，又是亘古無人敢走的，萬丈冰原，有名的雪地獄奇險，加上四外暗霧沉冥

，地勢隱僻，除雪衣老人師徒，親來求援，餘人絕不能由那無底冰壑之上飛渡，再說，也不會被人發現，怎會死裏逃生，脫險出來，方自驚疑，待要尋人詢問，忽見門外，有人笑呼李兄，醒來了麼，聽去耳熟，隨一少年走進，正是丙純，忙由水中爬起，謝其救命之恩，丙純笑道，先前李兄，孤懸千丈冰壁之上，如非身着靈雀窠，所製緊身，早已無救，就這樣，骨髓已被凍凝，休說近火必死，便有救法，先前所受苦痛，也非人所難堪，本來舍妹，因恐李兄涉險，意欲隨往相助，先是愚兄妹，因奉師命，要取百零八隻雪犀獨角，製配靈藥，爲救人之用，費了不少事，將犀羣由遠處，誘來伏地，此犀性情猛烈，爲數又多，必須在急怒狂竄之時，將犀角生斫下來，才能有用，共祇兄妹二人，雖仗家師法力防身，到底不是容易，惟恐延誤，家師法令又嚴，祇得在百忙中抽空，送了李兄一半路程，心想雪地獄的祕徑，一向不告外人，已然指點，當可無事，不知怎會遇此奇險，本來當不致此，事也真巧，許是李兄，該有這場危難，愚兄妹事完以後，本要趕來，還沒想到李兄有險，因見李兄，在此亘古無人的天山絕頂，冰原雪海之上，冒着風雪奇寒，忘命奔馳，所追又是一個女友，情急關心之狀，現於詞色，覺着這等深情男子，從來少有，既想着那女子，是個何等人物，值得如此顛倒，又疑心二位此來，與穿雲頂下，藏珍有關，一時好奇，忙着尋來，不料發現一個，孤身少女，在隔山水晶原上飛馳，當是李兄所尋的人，恐其途中相左，以爲李兄，照我所說走法，必可無礙，雙方又似同往穿雲頂那一面去，忙同趕往，剛一見面，又來了兩個女子，一個年紀稍長，見面一談，舍妹因見三人，都是情急萬分，先不知那一位，是李兄所尋的人，

匆匆未便尋問，同往穿雲頂駛去，到後一看，並無人影，祇雪中留有幾個女子脚印，舍妹忽想起，今日寒潮，分外猛烈，莫要行至，盡頭一帶，冰原突然碎裂，出事遇險，雖然時候不對，李兄應在寒潮歸穴以前馳過，不會停在當地，但除此外，別無險處，白鬼崖，水晶原，又沒一點迹象，好在雪地獄冰原，就在家師所居後洞的上面，因和三位姊妹，一見如故，十分投緣，仗着家師憐愛，令我趕往雪地獄查看，自引來客入洞，欲待家師入定醒來，再行稟告，看看有無福緣助其成功，不料，後面又來了六人，分成兩起，先一起途遇羣賊，來取藏珍，雙方爭鬥起來，人少賊多，眼看不敵，幸後三人趕到，打成平手，我們由高原上，望見趕去，一賊後來，竟擅邪法飛劍，又將不敵，空中忽飛來一隻大鳥，將那賊飛劍抓去，妖人也被貴友，乘隙打一金丸，打了一個腦漿迸裂，大家會合，才知後六人，也為尋找李兄而來，愚兄妹問知詳情，後因家師，素不喜外人入洞，不敢一齊迎入，仍照前定，由舍妹引先來三女入洞，請他六位，在穿雲頂上，支起帳篷等候，舍妹聽說，李兄所追女子，不在來人之內，恐有別情，也未說雪地獄奇險，酷寒可慮，祇說李兄，來此探路，未提李兄重人而不重寶之事，小弟等他四人，由前洞下去，立即趕來，遍尋無蹤，今日冰原，震勢猛烈，早已覺出，一見遍地冰壑裂縫，比上年還要厲害，至少須經數月，才能回復舊狀，仍以爲李兄起身較早，時已半夜，不會遇險，後來發現一處冰崖斷裂，隱有人伏的影迹，和李兄所穿的一隻雪撬，料定凶多吉少，但又不見尸首，那冰崖齊頂中斷，斜裂到底，正當後洞門外不遠，下是空地，如由上滑墜，怎會還能尋到尸首遺物，正在搜尋蹤迹，聞得洞中鼓琴之聲，知家師

已醒，方想入洞請示，舍妹由內趕出，說家師神遊回來，見李兄身附千尋冰壁之上，用仙法將李兄救往洞內，那片冰崖，乃家師仙法分裂，移開一片，故此整齊如削，本想行法救治，因算出許多因果，李兄現已轉禍爲福，日內便有奇遇，家師又正接待一位老友，便將李兄，交與舍妹，賜了一粒靈丹，塞入口內，以防醒後奇痛，先把李兄，浸入寒泉以內，等身上浮冰化去，血髓漸溶，再移入這水池以內，此是小弟浴室，下有溫泉暖流，恐受內傷，舍妹又放了些冰块在內，同來三位姊妹，見李兄凍僵慘狀，全都痛哭失聲，內中任蘭珠，更是傷心，幾次抱頭痛哭，均被舍妹止住，說此時通身凍僵，一碰就碎，稍爲用力，便要皮裂骨斷，見她傷心太過，強行勸往別室之內，靜等回醒，至今還在悲哭，對於李兄來意，似全知道，與金張二姊妹，不時互相低聲哭訴，被舍妹聽去，大爲不平，本要往尋此女理論，被蘭珠強行攔阻，並向其求告，說李兄那奇男子，心地光明，雖然痴愛，毫無他意，千萬不可說破，金張二姊妹，也是同樣說法，方始罷手，小弟當李兄，至少要在天明後回醒，因他三人，都不放心，意似李兄醒來，無人在側，恐有傷痛，蘭珠更說，李兄所得靈丹，必已贈人，否則，不會凍僵，這等寒天，身浸水內，如何忍受，恨不能以身替代。眼都哭腫，要來看望，愚兄妹見他可憐，才由舍妹陪勸，小弟假說，另有靈藥，可使早醒，一會冰溶，便改溫泉，決不至於凍病，誰知李兄，得天獨厚，居然醒轉，共祇個把時辰，人便回生，可見根骨，有異常人，李兄衣履，除靈雀窩繫身外，全都濕透，此洞溫暖，池中冰化，水便溫熱，正好沐浴，把小弟衣服換上，少時往見家師，必有指點，那穿雲頂藏珍，我們早已發現，因家師說，

物各有主，不應爲小弟等所有，不令往取，並說取寶之人，日內就來，應在李兄身上，亦未可知，此是古仙人埋藏奇珍，法寶之外，並有靈丹，李兄真不可大意哩，李琦聞言，自是喜謝，雖想起蘭珠，和諸良友，深情厚義，因靈筠尙無下落，仍甚懸念，但不好問，又不便當着衆人往尋，心想段王諸俠，均在上面，段大哥知我爲人心意，日前曾向其吐露口風，靈筠蹤迹，必在藏珍之所，寶物本非私有，人盡可取，不能怪他，便六陽丹，也是自己心甘情願所贈，他一個弱女子，處境可憐，萬六哥和八弟，或因自己爲他犯險，心中不快，段王二兄，必能愛屋及烏，加以援助，事已至此，祇得罷了，等丙純退出，匆匆沐浴更衣，待要走出，剛喊丙兄，請爲領路，三女已一同趕進，蘭珠眼含痛淚，當先趕上，喊得一聲七哥，底下聲音，便被哽住，說不出來，看神氣，似想迎面撲來，到了李琦身前，玉臂微抬，忽又倒退停住，兩行清淚，已似斷線珍珠，流了下來，丙純隨在後面，見狀先退，金張二女俠，也是面有淚痕，驚喜交集，同喊七哥，七弟，正待開口，瞥見蘭珠，深情流露，不能自禁，李琦面帶感愧之容，互相對面呆立，一言不發，金國士心中一動，便打一手式，朝蘭珠背後，指了一指，口喊丙姊姊，我還有話請教呢，隨手一拉張婉，張婉會意，也同退出，李琦知道鐵堡中少年未婚男女，用情率真，不作尋常兒女子羞澀之態，又見國士，借故拉了張婉退出，知道一般弟兄姊妹，均願自己，與蘭珠結爲連理，又見蘭珠，深情痴心，却後重逢，相對驚喜，眉宇間隱含幽怨，楚楚可憐之狀，想起前情，由不得大爲感動，心生憐愛，身子往前一湊，雙手抬起，慨言說道，蘭妹，我真對不住你，語聲才住，蘭珠也由不得走近前來，兩下

一湊，李琦情不自禁，伸手一抱，蘭珠立即撲到懷中，互相對抱一起，李琦見他埋首懷中，秀髮如雲，頭上濕潤潤的，隱聞髮香，前面檻髮，擦向口鼻間癢癢的，知是雪中奔馳，所冒寒氣，剛剛溶化，人本美豔，再加關心過切，相愛太深，驚喜交集，已失常態，貼在懷中，不住抽聲飲泣，玉肩微動，哽咽不已，彷彿無限酸辛，柔腸欲斷，話又羞於出口，由不得越看越憐愛，越覺對她不起，一手抱緊，一手撫弄他的秀髮微笑說道，愚兄因知本堡風俗，近又悟出，蘭妹對我深情厚愛，才敢無禮，自知罪重，愧對萬分，歸途尙有心事，如蒙原諒，後此永爲蘭妹沒齒不二之臣如何，蘭珠本來將頭抬起，拭乾淚痕，睜着一雙紅暈欲淚的星眸，倚在懷中，仰望李琦說話，聞言，嘆息了一聲，淒然答道，非我自輕，以前家父，爲我婚姻，時刻在念，堡中少年，向我求婚的，不知多少，從未用正眼看他們一下，祇有厭惡，我也從無嫁人之想，不知怎的，會對你一見傾倒，解脫不開，明知七哥，心不在我，終想你不是那樣人，又查出你雖然愛極了她，用情悉歸於正，對你越發敬愛，知道早晚你必爲我感動，既拚以身相許，至死不二，便由你去，又知你情剛固執，表面不加聞問，心實悲苦，我和金張二位姊姊，早疑你那粒六陽丹，轉贈了她，也祇恐你，自誤良機，萬沒料到，你會輕身犯險，發現她孤身上路，立時追來，差一點，性命丟掉，倘有不測，我固生趣毫無，而老父年高，不容我死，日在苦痛之中，不去說他，你那一班兄弟姊妹，手下部屬俱都從你，患難多年，就說前朝，歷數已終，光復無計，到底山中，自有正朔，不曾屈膝虜庭，爲他臣民，留此一成一旅，便本身不能如願，使後世子孫，緬懷先烈遺志，仍可待機而動，還我大好山



河，不也是好的麼，還有筠姊，幼遭孤露，所適非人，雖抱從一而終一志，內心實是痛苦，處境也實艱難，人又心高志大，見丈夫不想上進，欲以己力，助其成功，於是不計艱危，凡與姓衛的有益之事，便百計圖謀，以促其成，任何艱難危險，皆非所計，來時，我聽人報，他與堡中一個奸人勾結，並還愛上另一女子，雖因堡中風俗，一夫一妻，對方未必便爲所動，但他獻媚甚勤，就許日久情生，惹出事來，對於筠姊，負心薄倖，尙在其次，此舉最犯衆惡，一旦發現，身敗名裂，筠姊也必受他連累，本來處境艱危，用心尤苦，穿雲頂藏珍，雖然誰都可以來取，但我爹爹，因得雪衣老人仙示，知道寶物，應爲你有，你又是本堡未來福星，祇管來日不多，因你文武雙全，早有盛名，所帶衆弟兄部屬，個個英雄，正與昔年，卦象相合，爹爹又一再招集堡中人士父老，告以機密，都知你關係將來安危甚大，上下屬望極殷，爹爹並因你，人中龍鳳，不受拘束，除開隨來健兒，分工執事而外，對你弟兄姊妹九人，和朱武兄夫妻一樣，待以國賓之禮，爹爹年老無子，日前談起，說堡中人民，雖然均通文武，將來繼承大位，尙均不能，頗有讓位之意，因想到大難過後，衆心歸附，再和你從長計較，看得你如此重法，假使你爲筠姊，有什不測，他一孤女，教她如何立足，便爲他想，你也不應如此，李琦人本深情，見蘭珠倚在懷中，面向自己，剖陳利害，所說又極有理，再想到對方，平日相待，那樣情深，直把整個心神，全注在自己身上，一聽自己，私出涉險，立時連夜趕來，料知彼時，柔腸寸斷，芳心如割，現又見她溫言勸勉，詞意懇切，玉貌珠嫵，吐氣如蘭，由不得情根怒茁，又憐又愛，越覺愧對，當時無言可答，便把雙手摟住蘭珠，

微微緊了一緊，低頭朝秀髮上，親了一下，低聲說，蘭妹我錯了，請你寬恕吧，蘭珠知他內愧，仰頭笑道，七哥，我不怪你，此是各人緣份，不過你太癡了一點，我知金張二位姊姊和主人，故意避開，本係風俗，未婚男女，原可自由交往，你……說到這字，便即住口，忽然頰暈紅潮，把頭一低，少女嬌羞，越易動人，李琦見了，不禁心神一盪，俛着蘭珠的頭，悄聲問道，你說我怎麼樣，蘭珠把臉微閃，低答，我從來不曾這樣過，因見七哥，轉危爲安，喜極忘形，什麼話都說出來，你還迫我，多不好意思呢，李琦見她，嬌好天然，少女風情，無形流露，愛極之下，情不自禁，低聲說道，係中風俗，我已盡知，明日便向老伯求婚如何，蘭珠低頭，埋在李琦懷內，微點了一下，李琦忽想起，係中男女相愛，須在交往一年以內，恐嫌草率，細聲探詢，問可冒昧，蘭珠低頭回答，係中風俗，雖然如此，我也並非急於嫁人，祇痴心太甚，恐你祇是一時感動，並非真心相愛，又想此身，已然屬你，誓不他適，欲稟明老父，先正名分，你是個忠誠君子，便心中有人，也不致於薄倖中變，就顧不得害羞了，李琦方覺他，痴情厚愛，楚楚可憐，靈筠倩影，重又泛上心頭，想起意中人，老早便離開雪地獄，衆人都不曾見到，既恐失閃，又恐婚後，蘭珠不容自己，再用那片而深情，對方處境，偏又如此可憐，心正愁急，忽聽蘭珠接口說道，人之相知，貴相知心，我早看出你對筠姊，一往情深，後來發現他乃有夫之婦，人又端正，由此表面和他冷淡，暗中却比以前，還要關注，其實筠姊天人，我見猶憐，何況於你，以後祇管對她好，我並不難受，不過發情止禮，應有分寸，今日之事，萬來不得，祇以自身事業爲重，你對她多好，也無話說，我許你

先訂名分，便爲你這人，忠義誠厚，不肯負人、一經訂婚，便要爲我設想，免却許多顧慮，我實以你爲重，祇對得起我，便由你去，當我真個忙着嫁人麼，李琦聽他，這等誠懇體貼，大爲感動，略爲沈吟，慨然答道，蘭妹，我不說假話，此時對你，雖然甘心永爲臣僕，決不會做那負心薄倖之事，但對筠妹，一見傾心，直到如今，始終忘他不下，又更憐他處境，本意祇在暗中扶持，不使知聞，蒙你大量，知我除一意愛護外，此生別無他念，實是感謝萬分，我遇險之時，她實走遠，並非見死不救，况又背人行事，知道你和衆弟兄姊妹，必要尋來，未免心慌，不能怪他。你們來時，不曾遇見，時當深夜，不知安危何如，他一孤身女子，冰雪荒山，經此奇險，委實放心不下，我並不去尋他，祇求蘭妹上去，告知段大哥，餘請衆弟兄，分頭尋查他的蹤跡，遇時相助，便感謝不盡了，蘭珠接口道，適聞主人說，老仙師今夜有事，我們要明日，才得進見，我相信你，率性約了金張二姊，並請諸人相助，同去無妨，也使筠姊，知道你的苦心，李琦聞言，心雖喜慰，終覺內愧，本心也不願靈筠知道，止遲疑問，忽聽脚步之聲，忙把手鬆開，金張二女，已同丙氏兄妹走來，未容叙談，丙純已先說道，方才我往上面查看，見崖上霧氣甚濃，寶光也比往日強烈，段王諸兄，見霧中寶光，時隱時現，並在遊動，本在分途下手堵掘，因聞李兄脫離危境意欲一見，我因家師適才傳命，令來人取得藏珍，再來相見，事應三日之內，我聽口氣，中間似還有什麼故，李兄此時，當已復原，何妨一同上去呢，李琦要問靈筠蹤跡，不使出口，蘭珠已代詢問，丙純在旁插口道，這位姊姊怎不近人情，李兄來時，惶急關心之狀，我是眼見，後來爲了救她，陷身冰崖

，她竟置之不理，固然，羅敷有夫，難受使君明珠之贈，但彼此關心，全在情義，何必夫婦，假使心地光明，更應行所無事，問心無他，有何顧忌，我聽張姊姊說她事前，還將李兄用禦寒的六陽丸要去，到了危急之時，捨下而去，倘有不測，休說無以對人，也無以對蘭珠姊姊和一般好友，心腸這狠，我真不解，蘭珠見李琦，面有不快之容，忙代分辨，說靈筠走時，並不會見七哥，陷入危境，我知她有好多難言之隱，不能怪她，丙執冷笑道，姊姊真個忠厚，方才我見家師，爲諸位求見時，家師正用仙法，和今日來訪的一位道友，行法查看，李兄來去因果，經過情形，全都現在少清神光之上，見他明知李兄危機，開頭並還有些感動，曾用飛抓套索，想援李兄過去，因爲一句無心之言，李兄負氣，不肯受援，如換旁人，見對方爲他，飛越冰原裂壑之上，連經奇險，危機繫於一髮，自己出險，對方尚在危境，怎麼也應看清形勢，好言勸說，一同上路，才近人情，他見李兄負氣，立自馳去，最可氣是，行到中途中途，遙望李兄，獨立冰原斷崖之上，已然動念，想回解救，祇爲志在取那藏珍，便不顧人，狠心而去，這等人，自作自受，管他作什，說時，衆人已同起身，繞出前洞，行經白鬼谷旁，隱藏在危崖下面的，一條祕徑上面，離頂約有百餘丈，並有中斷之處，必須飛身越過，近頂一帶，更無途徑，須中崖凹冰縫中，往上穿出，形勢奇險，李琦與蘭珠，並肩而行，走在衆人身後，聽出靈筠以後蹤跡，曾經仙法查知，想要探詢，不便啓齒，猛覺溫香襲鼻，蘭珠一隻纖手，已按向口邊，塞進一粒丸藥，低聲笑道，崖上奇冷，我與你偷帶來一粒六陽丸，還忘了給你吃呢，李琦始終關心靈筠，把藥嚥下，朝蘭珠稱謝之後，手指丙執，欲言又

止，蘭珠知他心意，搶上前去道，丙姊姊，可見我筠姊下落麼，丙純冷笑道，怎的不見，可告李兄，明夜便與相遇，我懶得說，反正無害，各行其事罷，李琦不便託蘭珠再問，一會，便由冰窟中走上，還未出口，便覺一股寒氣，撲上身來，比洞中溫暖，固差天地，比來路冰壑，也冷得多，衆人忙把皮套帶上，走出一看，祇見一片茫茫，霧氣甚濃，也分不出天色早晚，時正深夜，因有冰雪回光，又不像是黑天光景，任衆人那強目力，五步以外，便不易見人物影子，一問丙氏兄妹，才知當地天色，不分朝暮，常是如此，一年中極少清明景象，穿雲頂藏珍所在，相隔尙四五里，由一片極危險的冰崖上走過去，才能到達，地面到也平坦，堅冰積成，斷岸千尺，左倚危峯，右臨絕壑，因與冷魂峪谷口，遙遙相對，日受子午寒潮侵襲，崖畔寒冰多斷裂，犬牙相錯，冰稜森列，宛如劍樹刀山，又最陡滑前傾，終年濃霧彌漫，必須繞峯而行，否則，霧中迷路，誤走崖畔，地形寬窄不一，脚稍踏空，直落千丈，固無幸免，便誤走在冰林之內，也有碎骨裂膚之險，冰利如刀，所穿衣服，一被刺破見肉，吃寒氣侵入，當時受凍，中了寒毒，也休想活，幸而來時，遇見丙氏兄妹，將段王諸俠，引往安全之處，又代衆人引路，才保無事。李琦見當地形勢，如此奇險，又是往穿雲頂，必由之路，更代靈筠憂疑，無如霧氣太濃，使人在此，也望不見，祇得借着和金張二女說笑，把聲放高，再由話裏示意，欲令靈筠，聞聲來尋，張婉本想取笑，因見他愁急之狀，蘭珠又連搖手示意，祇得罷了，一會，才到穿雲頂下，老遠便見濃霧之中，火光閃動，張婉笑說，莫非那點紅光，就是寶光麼，丙純笑答，那是段王諸兄帳幕中的燈火，藏珍之處，尙在東面，乃大

片平陽，諸位快看，衆人聞聲回顧，果見前面濃霧影裏，擁起五六種寶光，內有三道，長祇數尺，作品字形，向上升起，一白二紅，色彩分外鮮明，緩緩移動，另外一道，形如兩個尺許大小的連環，光作銀色，一道形似寶塔，高約三尺，還有五點金星，正在霧中，互相激鬥，追逐不已，閃動最急，餘者都在霧影中，緩緩移動，隱現無常，耳聽段王諸俠，互相呼應，吶喊之聲，遠遠傳來，似未得手，李琦口呼大哥，二哥，當先往前便跑，丙氏兄妹，方喊李兄且慢，這樣無用，蘭珠緊隨身後，恐又涉險，剛將李琦拉住，段王諸俠，已紛紛應聲趕來，會合在一起，李琦問可得手，王藩氣道，再休提起，我們到此不久，便發現寶光，追逐至今，費了不少心力，老是捉摸不到，此時饑疲交加，正要回轉，少時再說，七弟便尋來了，且到帳中，進點飲食，少歇片時，向丙兄請教之後，再打主意罷，丙純也說，李兄忙着趕來，先已餓了一日，山居苦無佳味，聞諸兄帶有美酒佳肴甚多，我也不作客套，同往帳中，用完飲食，把當地情形，略爲一談，再下手罷，衆人邊說邊行，已到九俠帳篷之內，那帳幕乃鐵堡特製，內生煤火行灶，甚是溫暖，本來兩三人，合圍一個，可分可合，共是三座帳篷，連在一起，內裏相通，形如菱角，衆人到了裏邊，關好雙層皮幕，席地而坐，金張二女，見火上煮有熱水酒食，忙去取來，一同飲用。衆人邊吃邊說，丙純笑道，穿雲頂寶氣，上月便自發現，因家師說，此是有主之物，不許妄取，延遲至今，祇在十日前，來了兩人，欲往掘取，眼看他將那連環形的寶光，得到手內，不知怎的，忽然受傷逃走，這二人來去，均用遁光，並由冷魂谷那面，凌空飛來，一到，便直落寶光叢中，明是道術之士，祇沒分清那

正，如非受傷以後，逃來左近，停了一停，幾連人影，都看不出，那寶光還無今日強盛，我問家師，來人是誰，家師說他自我沒趣，未說來歷，近日寶光，越來越强，定該出世無疑，適問家師，那日兩人，均會飛劍法術，尚且受傷回去，九俠祇有一身武功，如何能夠得手，家師微笑不答，祇同座那位老前輩，笑說神物自有遇合，非可勉強，你既爲友熱腸，可告他們，在此三日之內，各憑福緣，隨時往取，時機一至，不特得心應手，並還有仙緣遇合，如若一齊下手，反到艱難，同時必須認定一件，莫嫌心貪，祇管當仁不讓，撻足先登，自可成功，再說，便被家師止住，我想家師，現正有事，愚兄妹代守帳篷，諸位隨時分頭下手便了，九俠並想請問仙人來歷，丙純笑道，家師隱居多年，不願人知，未曾奉命以前，恕難奉告，李琦暗向段泉打手式道，大哥可見筠妹蹤跡麼，王藩插口答說，來時雖聽霧影中，有女子呼聲，方才又發現一條撕裂下來的貂裘，不知可是筠妹所穿，李琦忙要過一看，大驚道，這貂裘正我所贈，莫非她在霧中遇險不成，聞言大驚，忍不住起身，慨然說道，我與諸位弟兄姊妹，曾共患難多年，當能知我心跡，我對筠妹，雖覺她彩鳳隨鴉，有些不平，祇有愛護之心，並無絲毫妄念，祇憐她身世處境，引起同情，自問於心無愧，往往不拘形跡，日前因她和衛璧，已是夫婦，能助衛璧，卽是助她，我又煉過內家氣功，不畏寒冷，才將禦寒衣和靈藥轉送與她，不料她會孤身犯此奇險，得信以後，覺着愛之實以害之，萬一失閃，於心不安，連夜追來，雖然爲她陷身冰原，如非丙兄相救，幾遭慘死，但她有夫之婦，對我避嫌，理所當然，我們祇應格外敬重，不應因我咎由自取，遷怒於她，何況適才，我與蘭妹，已

有婚姻之約，回去便向堡主求婚，按照堡規，必蒙應允，堡中風俗，多是一夫一婦，從此更無嫌疑可避，她以一弱女子，爲了丈夫，不惜躬冒危難，往來冰天雪地之中，出死入生，連經奇險，其志可嘉，其行可敬，方才二哥，聞得女子霧中呼聲，除她之外，還有何人？事由我贈藥而起，如何置身事外，望乞諸位兄弟姊妹，憐念她的境遇，同往霧中，合力搜尋，並請丙兄，指示霧中地理形勢，除冰雪濃霧之外，有無他險，以便將她救出，感謝不盡，丙執聞言，方要插口，吃丙純止住，接口笑道，藏珍之所，以前是一座平原，近兩月來，才起這樣大霧，寶光劍炁，也隨霧起出現，先並無什奇處，我和舍妹，清早來此，同練飛劍，因家師見愚兄妹，稟賦不佳，前十年專練紮根基的功夫，新近才傳擊刺之術，初學不久，劍的本質，又非上品，煉了一陣，正煉出手收發之際，相隔也祇四五十步，舍妹之處，偏近峯側，先聽霧中人語，意似譏笑，舍妹年幼天真，不合還了幾句口，喝問是誰，既有本領，何不出見，霧中人始而未答，隔了一會，我和舍妹，練能早課，正在談說，蒙恩師由患難中救來，在此煉了一十二年，進境遲緩，此時冷魂谷，子午寒潮，將要發動，便覺冷得難支，幾時能夠當那奇冷，不畏寒潮侵襲，功夫就差不多了，忽聽霧中人，又在譏笑，說我兄妹，濁骨凡胎，照你們這樣，煉到下一世，也禁那寒潮不住，除非向他謝罪，離開現在師父，拜在他的門下，或者還有商量，愚兄妹從小便蒙恩師，由惡人手裏救來，相隨多年，師恩深厚，稍有絲毫天良，也無背師從他之理，再者，家師已成地仙，乃玄門正宗，進境不快，由於根骨不佳，並非恩師，不肯傳授，就這樣，恩師還費盡苦心，設法造就，將來仍有成功之日，如何



肯去從他，又知神物有主，妄求無益，嫌他說話，狂傲無理，便數說了幾句，話才說完，大片霧海，忽風捲殘雲，晃眼退盡，現出從來未有的清朗景象，愚兄妹料知有異，本不想去，舍妹因對方，話太欺人，又恃家師，已神遊歸來，決不容人，欺負他的門下，便帶了小弟，同往先前霧海中走去，跟着走到峯前，平原中心，忽聽音樂之聲，起自地底，同時，又聽家師撫琴之聲，與那樂聲應和，因隨家師多年，聽出是用琴聲相召正急，不敢再留，趕緊打算歸去，忙即退回，因恐家師，有什急事，突然回轉，聞召即歸，走得甚快，退時，又聞冰裂之聲，回頭一看，平原上，已裂了一個丈許大的冰穴，一團紅光，由內冒起，內中裹着一個白衣老人，年貌和家師差不多，如非裝束地方不同，神態有異，幾疑家師，由內飛出，家師琴聲，相召更急，百忙中，瞥見紅光離地，祇有數尺，光中老人，剛現半身，揚手五股紅炁，箭一般朝愚兄妹射來，已離身不遠，同時冰穴前面，又陷裂出一個，同樣冰穴，却不見人，祇由穴中，飛出五股黑氣，墨光強烈，比那紅炁，來勢更快，晃眼追上，兩下才一接觸，便電也似急，收了回去，一閃不見，跟着，大霧便起，什麼也看不出，祇聽霧中大喝，痴子無禮，便宜你們，仍是前老人的口音，心中奇怪，歸問家師，家師微笑未答，祇說，下次不可到霧裏面去，如不聽時，從此永離師門，莫要怨我不加聞問，家師向不容人忤犯，這等口吻，初次聽到，却又不似有所畏忌，至今不解，故對藏珍絕望，祇為諸位留守，也不便同往相助，我想霧中人，不致傷害凡人，諸位此行無害，並有得寶之望，至於李兄貴友，即便來此，至多被困一時，當無凶險，也許和愚兄妹一樣，對那老人失禮，被其軟困，或是初見

靈跡，藏珍不應爲他所有，受點虛驚，也未可知，李兄放心好了，李琦耐心聽完，得知當地，實是平原，又見丙氏兄妹，互使眼色，丙純先說，霧中人的神奇厲害，乃師詳情未說，未了却說無害，料有隱情，不肯先洩，心雖稍放，終是着急，方要請衆同出，張婉笑說，七哥莫生氣，我們一向惟你馬首是瞻，祇你心願，決無話說，況是初次勉強我們，更無不遵之理，方才在洞中，聽丙姊姊說，此事斷不宜人多，大哥他們，先在霧中，追逐藏珍，又不是沒有找過，就說爲你受了苦難，筠姊心腸太狠，有點不快，真要遇上，也無見死不救之理，左就百畝方圓地面，祇在霧中，便能找到，否則，再多兩倍人，也無用處，莫如仍照預計，兩三人一起，各憑福緣，連人帶寶，一起搜尋，比較好些，諸位兄姊以爲何如，衆人全都贊可，王藩也在旁力說，霧中女子祇驚呼了一聲，北省口音，不似靈筠，如被霧中老人擒去，也是無法，事有定數，愁急無用，藏珍關係太大，照雪衣老人仙示，我九人之中，必有得者，九妹之言有理，好在七弟的話，全都照辦，筠妹身世處境，也實可憐，不論是誰遇上，均以全力助他脫險如何，李琦無法，祇得對衆說道，分班全往也好，請恕搶先，我要去了，爾珠忙拉張婉道，我二人陪了七哥同去吧，張婉笑道，早去無用，七哥他偏性急救人，我如不去，還當我對筠姊，有什誤會呢，說罷，三人已同起身，出帳一看，霧氣更濃，寶光劍炁，也越發鮮明，那麼濃厚大霧，竟絲毫掩他不住。剛到霧中，李琦想起前言，忽然福至心靈，暗付霧中人，如是左道妖邪，護住藏珍，不令外人來取，決不會令寶光劍炁上騰，雪衣老人，不會那樣說法，擊底那位地仙，也不容他在此寄住，許是將成道的仙人，因自己功行完滿，

快要飛升，欲將所用法寶飛劍，賜與有緣，故現靈跡，引人來取，再不，便是有什使命，命人代辦，也未可知，越想越有理，便暗中躬身，通誠默祝，說明來意，所重仍在救人，並說，靈筠如何可憐，倘有冒犯之處，望乞老仙長饒恕，並請將藏珍賜她一件，感同身受，說完，不聽回音，心中着急，祇得同往霧中走去。始終不聽回應，眼看走到平原中心，相隔寶光更近，因知丙純所說冰穴，就在寶光劍炁出現之處，回顧蘭珠，挽着自己手臂，依依身側，心生慚愧，越發憐愛，強顏笑道，蘭妹，我真感激你，能原諒我的苦心，信其無他，真不知如何報答才好，蘭珠仰臉笑答，七哥莫說這話，你看那如意雙環，寶光比前見，還要鮮明，相隔才祇兩三丈，我想這裏，既有仙人隱居，並非無主之物，可以隨便來取，還有霧中女子，是否筠姊，也不知道，我們何不向仙人，通誠祝告，請求開恩，指示筠姊安危，求其相助，並將藏珍見賜，也不想多，那如意雙環，頗似我們吉兆，如能得到，多好，說完，回顧張婉，忽然不在身側，李琦忙喚九妹，也無回應，心正着急，想要回身尋找，一面拉緊蘭珠的手，恐其同樣走失，忽聽地底，有人爭論之聲，內一人說，這類痴子，理他作什，一說，我就喜歡這樣性情中人，不然，還不引他來呢，看他此時，顧那一頭是好，前人未答，隨聽說道，那痴子無須着急，你尋的人，遲早全能見到，話未說完，爭論之聲又起，語聲甚急，聽不真切，二人聞言，大喜，忙即跪下祝告，隨聽地底喝道，痴兒女起來，我見不慣這神氣，你們如能將上面法寶飛劍取到，再來見我，方才的話，你沒聽見麼，多說無用，再不下手，你那對頭一到，事就難了，李琦還想請問，蘭珠忙在一旁，暗拉了一下，祇得拜謝起立，朝

那寶光叢中走去，李琦先想得那三道劍形寶光，因見蘭珠，愛那如意雙環，不忍拂她心意，暗忖雪衣老人師徒，再三囑咐，各有福緣，當仁不讓，應爲你有，讓也無用。這裏法寶甚多，那星形寶光，似非一件，正好人人有分，等我到手，分與衆人，也是一樣，率性見了就取，看我有無福緣，再作計較。便依蘭珠，朝那雙環趕去，見寶光相隔，只有丈許，忽想起這類仙府奇珍，威力神妙，自己又不知如何取法，萬一受傷，還累蘭珠，如何是好，心念才動，寶光忽往前移動起來，聽仙人之言，靈筠，張婉，似均無恙，心中立寬，便把全付精神，用在取寶之上，一見雙環移動，心中一急，也就不計利害，手拉蘭珠，把身帶寶劍拔出，一同縱身，朝那雙環追去，舉劍就砍，蘭珠恐雙環玉質，爲劍所碎，身在霧中，除寶光外，離身三二尺，便不見人，當地又是中心冰穴所在防有失足，忙喊七哥停手，莫將此寶斫裂，那知李琦寶劍到處，雙環竟雷也似急，突然加快，往前平飛過去，李琦用力太猛，一下斫空，蘭珠惟恐傷寶，匆忙中，隨同縱起，奪手回掙，李琦驟出不意，竟被將手掙脫，耳聽驚呼，一聲嘍呀，回顧身側，蘭珠人已不在，忙喊幾聲蘭妹，並無回應，在當地，四圍亂找，口中急呼，終不見人，暗忖仙人口氣頗好，憑蘭珠的爲人，斷不致遇什凶險，必是失足，墜入穴中，或被仙人引去，祇奇怪四外都是實地，並無洞穴，怎會無故失蹤，也無回應，靈筠下落未明，蘭珠助自己，尋她而來，倘有不測，怎對得起，再一想到蘭珠的好處，和相待的深情，不禁悲急起來，沒奈何強自鎮定心神，二次跪地求告，明見雙環，又回到了原處，離身甚近，幾於伸手可及，也未放在心上，求告一陣，不聽地底應聲，正自傷心，忽聽身側不遠，

有男女低聲說話之聲，因對先後失蹤的人，關心太過，誤認作是仙人指點，跪伏地上，靜心細聽，當時大怒，原來那說話的，共是二男一女，前半是說，爲那藏珍而來，還不怎樣，後說起日間，有一穿貂裘的少女，來取藏珍，路遇三人，內一男子，見她美貌，用所帶青猿，將其擒回山去，本意強逼順從，不料被人救走，查看雪中脚印，似來此地，本定來此取寶，便同追來，越聽越像靈筭，不禁忿極，本待迎上前去，猛又想起，先前仙人曾有快取藏珍，免被敵人作梗之言，來人又是三個，既敢到此，必非尋常人物，聽口氣，頗似左道中人，丙氏兄妹，和衆人既不在此，惟恐勢孤難敵，欲行又止，強忍忿怒，將身帶暗器鐵蓮子，和兩隻飛刀取出，隱伏霧中，戒備相待，一會，便聽三人商量了幾句，好似預有成算，分三面散開，互相呼應，再同下手，跟着，便見一人，由身側閃過，穿着一身道裝，身材高大，神態凶惡，一望而知是個左道中人，因爲濃霧所掩，並未看見自己藏伏側面，一會，男女三人，便分三面，環繞在寶光之外，也是想取那雙環，分別立定以後，忽然同在霧中現形，另外兩人也是道裝，男的生得油頭粉面，女的更是一臉媚氣，身上各有薄薄一層黃影，看得頗真，先因人在側面，對方斷無不見之理，打算閃避，後覺敵人，竟若無睹，想不出是何原故，男女三人立定以後，爲首妖道，笑問，可曾準備停當，這才知道對方，非但見不到自己，連同黨也看不見，越發奇怪，料是仙人暗助，又當蘭珠失蹤，急於尋人之際，恨不能把三人一下除去，正要下手，忽聽耳旁，有人低喝，你作死麼，剛一停手退步，三妖人各由身旁，取出一旛，向前招呼，三面合圍，往雙環緩緩走近，隨同妖旛晃動，便起了一層黃影，晃眼展佈

，向空冒起，成一穹頂形黃球，將那雙環裹住，然後往裏縮小，雙環寶光，也突然暴長，將黃球撐住，約有丈許大小一團，相持不下，眼看妖人，因見法寶取不到手，面帶惶急之容，爲首妖人，又放起一蓬綠陰陰的妖光，待往黃球上罩去，忽聽地底有一女子，急呼七哥，我要那雙環，不可被妖人奪去，正是蘭珠口音，心想蘭珠，心愛此寶，既在地底發話，人自無害，一時情急，那還再有顧慮，因知對方，均會邪法，寶劍無用，祇有暗器，或能一拚，劍早收起，心念一動，雙手連發暗器，左手連珠鐵蓮子，右手雙刀，齊朝三妖人打去，爲首妖道，首先中刃倒地，另一妖道，中了一鏢，怒吼一聲，揚手便是一串綠色火星，迎面打來，同時，李琦連珠鐵蓮子，已自打到，妖道驟不及防，臉上連中兩粒，一粒打中山根，一粒由左眼中打進，直透後腦，妖道雖會邪法，也禁不住，當時慘號一聲，就此身死，李琦見綠色火星飛到，知是邪法，來勢如電，相隔又近，本難逃避，不知怎的，到了李琦身前，倏地消滅無蹤，內中妖婦，最是機警，又因李琦，見妖道貌相兇惡，打着擒賊擒王的主意，全神貫注，兩下又正對面，妖道雖被打死，妖婦却佔了便宜，祇右肩上，被鐵蓮子掃中，傷勢不重，剛一受傷，忙即縱退，再見妖道，同時伏誅，越發害怕，忙縱妖遁。飛身逃走，剛一離地，瞥見霧影中，立着一個少年，知是仇敵，心中恨極，欲爲同黨復仇，隨手發出兩口飛刀，李琦見妖道伏誅，妖婦逃走，心胆一壯，瞥見刀光飛來，連忙拔劍迎敵時，那兩口飛刀，也是到了面前，便自下落，一閃不見，妖婦人甚狡詐，初時不知敵人深淺，見二妖道，死得太快，心先發寒，手雖發刀，人并不曾停留，照舊前飛，見狀大驚，慌不迭，施展邪法，化爲

一道黃光，衝霧逃去，如意雙環，仍被黃球妖光裹住，懸在地上，李琦忙喊蘭妹，可是見着老仙師了麼，煩你叩問仙師，這黃色妖光，如何破法，隨聽一人，接口喝道，沒出息的東西，藏珍各憑福命，須要自取，問人無用，李琦聽蘭妹，不曾答話，心中發疑，不顧先取法寶，連聲急喊，蘭妹你在那裏，連問數聲，才聽蘭妹，在地底說道，弟子蒙二位老仙師，接引到此，知是前因，感恩不盡，但不知靈筠姊姊，近在何處，隨聽前一人喝道，你小小年紀，怎如此取巧，祇顧借着和我說話，向他示意，可知我言出必行麼，再如多言，你便吃苦了，李琦聽蘭妹，連聲謝罪，知被地底仙人，引入地穴之內，照此口氣，定必無礙，寬心大放，祇不知如何取那法寶，有心用劍去斫，又恐禁法厲害，毀損寶劍，想了一想，無計可施，正要冒險一試，一眼瞥見地下，橫着兩口小鋼刀，和五粒鐵蓮子，上面經有血跡凍凝，暗忖刀蓮，中於妖道身上，怎會平放此地，頓觸靈機，將刀拾起，照準黃光打去，這時，雙環寶光越盛，正在光球中，猛力震動，彷彿掙扎欲逃之狀，鋼刀中處，祇聽波的一聲，黃球爆炸，化爲一片黃雲，中雜大量綠色火星，激射如雨，李琦看出利害，忙即往後倒退時，那黃光綠火，看似厲害，也是近身即滅，心神略定，再看雙環，忽然凌空急轉，往裏縮小，已復原狀，還未停止，暗忖此寶，如應爲我所有，決不致於受傷，仙人也不會那樣說法，主意打定，仍然不敢冒失，先將手中鐵蓮子，取出兩粒，朝環打去，那環本是兩枚連環形的青白光華，中心各有一片同色寶光，鐵蓮子剛一打中，鏘鏘兩下鳴玉之音，寶光忽隱，往下墜去，李琦福至心靈，瞥見雙環下墜，已然分開縮小，祇有數寸圓徑，連忙縱身趕上，一把抓住，到手

一看，果是兩枚玉連環，一青一白，玉色晶瑩，精光外映，明是仙賜奇珍，祇不知怎會由合而分，也不知道用法，正自盤算，飄懸空中的，五點星光，本在左側，互相追逐，上下飛舞，自從雙環到手，忽然冉冉飛來，火星先是紅色，大僅寸許，等到飛近，忽變銀色，光芒強烈，耀目難睜，相隔三數丈，便覺奇熱，又看出火星向人追逐，知道厲害，無法抵禦，忙即縱逃，人到那裏，火星也追到那裏，追到後來，越追越快，星光加強，那樣寒冷的雪山冰原，竟烤得奇熱難耐，耳聽段王諸俠，互相呼應，似在霧中，追逐法寶，四顧濃霧瀰漫，比前更盛，除那五點火星，追逐不捨外，別的什麼也不見，身穿寒衣太厚，吃火星一烤，熱得心慌，但那濃霧，却不因火消滅，地上堅冰，隨着火星，所到之處，紛紛溶化，天本奇冷，火星過後，晃眼冰凍越發崎嶇難行，李琦在霧中，往來逃竄了一陣，正在氣喘汗流，心中惶急，一不留神，吃脚底堅冰一滑，幾乎跌倒，忙一緩勢，剛把身子穩住，那五點酒杯大小的星光，已電馳飛來，當時覺得銀霞耀眼，腦後奇熱，暗道不好，百忙中回顧，火星離身，已祇丈許，眼看射向身上，情急無計，便把鐵蓮子，用連珠手法，朝那火星打去，兩下一撞，果然擋退了些，可是熱力似更強盛，邊逃邊打，一會，便將殘餘的二三十粒鐵蓮子，連先捨三粒，一齊打完，火星又追到了身後，人已熱得氣透不轉，眼裏快要冒出火來，祇得回身，用劍去擋，火星已自迎面，那雙玉環，本用左手拿定，這一回身，好似炎暑熱日之下，忽有五大團烈火，對面湧來，奇熱如焚，手中寶劍，才挨着一些，便通體燒紅，如非丟得快，幾乎連手燒焦，驚慌中，方想我命休矣，倏地身上一輕，立轉清涼，因被火星熱氣，追逐多時



，熱得口乾舌燥，兩眼昏花，也未看真，驚慌忙亂中，似覺火星近身，忽然自行縮小，往雙玉環中，飛投進去，一閃不見，也未落地，當時熱退涼生，重又回復原來氣候，定睛一看，不禁狂喜，原來雙環，本合一起，持在手中，這時，却多了五粒豆大紅光，虛嵌在內，才知二寶具有生剋感應之妙，無意之中，又得到一件奇珍，不由喜出望外，再看場上，先前所見寶光，祇剩下一件寶塔形的，懸空不動，塔高不過數尺，離地甚高，無法取得，下餘諸寶，已全隱去，料被同伴得到，越發心喜，重回原處，再拜通誠，說法寶已然取得兩件，弟子不敢心貪，能得拜見仙顏，實爲萬幸，剛祝告完，忽聽冰裂之聲，面前突現出一個大圓洞穴，穴底甚深，斜行而下，底部隱隱有光傳出，方自起立查看，如何下去，猛覺背後，金光照耀，回頭一看，正是先前所見寶塔，由後面電馳而來，已快壓到頭上，不禁大驚，立順斜坡滑下，心想仙人，既然開洞，許我進見，決可無害，那知身材縱下，脚底一軟，眼前光霞，閃得兩閃，一幢金霞，正由頭上飛過，身已到底，再看前面，乃是一座，極廣大的洞門，內裏光明如晝，當中玉石座上，跌坐着一個白衣老者，光頭赤足，年紀約有六十歲，雙目底垂，似在入定，旁坐有一個，同樣裝束的老頭，手執拂塵，面帶微笑，都是慈眉善目，神態莊嚴，祇不見蘭珠，和心上人的蹤跡，方要走進參拜，洞門內煙雲閃變，先追自己的寶塔，突在前面出現，與洞門一般高大，將路阻住，無法走進，隨聽狂風大作，迅雷殷殷，瞥見蘭珠，由當中座後縱出，似往右側老者身後趕去，剛脫口驚呼得一聲蘭妹，蘭珠的娉婷倩影，已自不見，宛如驚鴻一瞥，略閃即隱，過時，似見蘭珠，滿面喜容，手指中座老者，又指自己，

連打手式，身子似被一簇銀色淡烟擁住，急切間，不知何意，喚她也未回答，照此神情，定有佳遇，心神略定，無如寶塔當門，無法飛進，祇得跪伏在地，虔誠祝告，拜求仙人賜見，就這幾句話的功夫，洞中風雷之聲，已是潮湧而來，更加強烈，隨見兩道雷火，夾着轟轟發發之聲，火龍也似，由洞後飛出，照得滿洞通紅，後半洞挨近中座一帶，簡直成了一座火山洪爐，中座老者，全身立被罩住，那萬千雷火，紛紛環身爆炸，一團團的火彈，上來殷紅如血，一經爆炸，發出億萬銀芒，朝人攻打，生生不已，紅白相間，宛如無數花炮，同時點燃，精芒電射，好看已極，聲勢却要強烈得多，同時，洞口寶塔上，又發出二股五色的奇光，一齊射向前面，直衝雷火之中，一時轟隆砰訇之聲，夾着呼呼狂風，震撼全洞，猛烈異常，中座老者，一任雷火攻打，神色自若，祇由身上，湧起一片銀霞，將身護住，好似經常已慣，不以爲奇，緊跟着，五道彩虹飛來。老頭本是閉目打坐，彩虹一到，雙眉微皺，頭上突湧起一幢銀霞，中裏一個尺許長的小人，相貌神情，與老頭一般無二，那五股彩虹，也自飛到，前頭半段，突然舒卷如龍，將那小人圍繞，晃眼便自裹緊，飛騰不得，風雷乍起時，因蘭珠尚在洞內，祇當變出非常，惶急萬分，後來看出雷火狂風，專攻中座老頭，旁座老頭，手挽靈訣，目注中座上面小人，面有喜容，料知無事，才放了心，再細查看，洞口寶塔，共祇五層，頭層頂上，有一五角形的塔尖，五色彩虹，便由頂尖發出，長龍吸水般射向雷火叢中，將老人頭上元神裹住，還往回猛扯，兩次均被元神所化小人，強行掙回原處，未離頭頂。旁座老頭，忽指門外笑道，我弟兄三人，乃是長白三老，因有一事，隱居在此，中坐是我大

哥，救你脫險的，是我二哥，你能到此，福緣不小，可惜到晚一步，多費點事，我大哥這最後一次苦難，仍難避免，定數所限，與你無干，你想進洞容易，但我不能指點，你自設法，將那洞口寶塔破去，你夫妻一同見我大哥，必有恩賜，此塔也必爲你所有，並還傳你用法，但是時機祇此個把時辰，不特稍縱即逝，自誤仙緣，最後寶取不成，我大哥今日難滿，不耐再受風雷烈火之厄，必以全力，破禁而出，那時全洞，必要崩坍，這前古仙人遺留的，青琳仙府，固然不保，你夫妻就便仗我相助，能夠脫難，也成了空入寶山，毫無所得了。先師法力無邊，神機莫測，若再發生變故，救護不及，我能否助你夫妻脫難，尙自難言，由你的便罷，說完，更不答話，李琦謝教之後，心想自己，一個凡人，如何能破這霞光萬道的，仙府奇珍，先頗惶急，無計可施，待了一會，風雷烈火之勢越來越猛，塔上五色寶光，也越來越盛，老人在銀霞防身之下，受那雷火狂風攻打，還不怎樣，最厲害是，塔上寶光，前頭一段，匹練也似，將元神層層包裹，正在往回強扯，銀光外映，內中小人，已似憤急，先還時進時退，不曾離開頭頂，到了後來，彩光突盛，竟將小人，扯離原處，經此一來，元神再想掙回，便自艱難，一算已有半個時辰過去，萬一應了仙人之言，法寶不能到手，還有危險，如何是好，正自憂惶，偶然回憶前情，暗忖先取二寶，也頗艱難，後來水到渠成，何等容易，還有男女三妖人，自己決非其敵，如何手到除去，照此情勢，明有仙人暗助無疑，剛一動念，猛又瞥見蘭珠，由旁坐後現身，滿面惶急之容，朝着自己，連比手式，雲鬢蓬鬆，彷彿衝冒狂風，強行掙扎，前面並有極大阻力神氣，也是略現即隱，猛觸靈機，急中生智，想用前

法，取鐵蓮子，朝寶塔打去，一摸囊中，已早用完，又見塔上寶光，越來越強，那五色光炁，看去宛如實質，小人已被扯離頭頂，離塔祇兩三丈遠近，好似情急憤怒，鬚髮皆張，一面奮力往回強掙，本來肉體，在銀霞防身之下，也被風雷烈火，層層包圍，比前還要猛惡十倍，四處洞壁，受了巨震，早就搖撼欲倒，這時，更連地皮，都起了波動，彷彿孤舟航海，遇見狂風惡浪，隨着波濤起伏，不能自主之狀，旁坐老人，就在寶塔的右側面，相隔彩光，僅祇兩三丈，明見小人，身困光中，連聲呼嘯，意似求助，竟視若無睹，置之不問，晃眼之間，小人好似怒極橫心，雙手揚處，立有十股銀色奇光，由手指上飛出，朝前猛衝，彩光受了激盪退得一退，小人未及就勢縱回，寶塔頂上，突射出一串，五色火星，初出時，細如米粒，到了外面，突化神雷，紛紛爆炸，又是生生不已，彩光立時成了一條火龍，小人被五色雷火精光，包圍攻打，已是進退失據，不能自主，面發驚惶之容，洞壁也吶吶亂響，似要崩坍神氣，這原是瞬間事，李琦見狀，情知形勢危急，又見寶塔隨着外圍的光華，逐見長大，塔尖已將洞頂抵住，大有將洞衝破之勢，洞口幾被填滿，洞中人物，祇由側面空隙中，略看出一點影迹，連珠霹靂聲中，微聞蘭珠，惶急驚呼之聲，一時情急無計，先將手中寶劍，試朝塔上，飛擲過去，耳聽蘭珠喜呼，這就好了，也未聽清，劍已飛向塔頂，吃寶光一裹，當時粉碎，化爲溶汁，光炁四射，如非人立得遠，差一點沒被劍的溶質，濺向臉上，心方一驚，塔頂寶光，已被那一劍激動，立有一股五色彩虹，直射過來，知道厲害，當時心胆皆寒，百忙中，不及逃避，也未尋思，便將手中嵌有五色星光的如意雙環，猛朝彩虹打去，一面往側飛

縱，意欲避開正面，免被寶光射中，因見寶塔威力絕大，連洞中仙人，尙且難敵，何況自己，正自驚惶，身子還未立定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這應變瞬息之際，那如意雙環，已隨手而起，化爲兩圈青白二色的寶光，轉悠悠，迎着那道彩虹飛去，晃眼暴漲，雙方才一接觸，內中所嵌五星，突發奇光，電一般，往塔頂射去，祇聽玲瓏幾聲響過，風雷之聲，忽似狂潮一般退去，緊跟着，眼前微微一暗，塔上火焰突隱，塔身也自縮小，長才七寸，先那五點星光，也回復了原狀，嵌向頭層塔頂，簷角之上，雙環束在塔的外面，同往洞中旁座老人飛去，洞門立現，再定睛往裏一看，風雷烈火，全都退淨，中座老人，仍是閉目端坐，入定神情，小人不見，料知元神已復體，蘭珠正由旁坐老人身後走出，滿面喜容，侍立在側，一雙黑白分明的秀目，在洞中明燈寶焰之下，隱蘊着無限柔情，注定自己，彷彿示意，令其走進，旁坐老人，手捧寶塔，正在查看，也是面有喜容，不敢怠慢，忙卽下拜，重又通誠求見，剛一拜倒，忽聽波的一聲，由中坐老人頭上，飛起一團酒杯大的火星，晃眼展佈，化爲一片火雲，籠身而下，由頭頂起，連寶座一起籠罩在內，隨聽地底，雷鳴之聲又起，但不似先前強烈，心方驚疑，中座四外的玉石地面，忽變溶雪浮沙，突現出一個大洞穴，連人帶寶座，隨同地面陷落，在火雲擁護之中，往下沉去，轉眼深入地底，又是一陣輕雷響過，玉石地面，由分而合，重復原狀，祇中坐老者，連寶座一齊失去，成了一片空地，隨聽旁坐老者，笑喚進來，李琦應聲走進，正要下拜，老者笑攔道，你師父雖然仗你脫此一劫，因你見機稍晚，肉身仍爲神雷真火所化，先頗不悅，後聽師祖，仙僞遺音，才知此中因果，非應昔年誓言，

難成正果，今已轉禍爲福，不久卽以元神成道，見你智勇沉毅，甚是嘉許，屬望甚殷，特降殊恩，重又收你爲徒，本門不禁婚嫁，並許夫妻同修，這座九宮仙塔乃本門鎮山之寶，上有九件仙府奇珍，除這兩儀如意雙環，和前收五星神珠外，尙有七件法寶，現祇四件在此，已由師祖仙法妙用，使其出現霧中，被你同來的王藩，成全，張婉，三人得去，還有一鏡，落在金靈筠的手中，此女與你，本有孽緣未了，所得之寶，乃是一面心形寶鏡，陰陽兩面，她祇得去一面，本不應爲她所有，因她昨日，爲取藏珍到此，連經險難，始終不肯因難而退，後在無意中，巧遇你師，仗着機警聰明，再三哭求仙人見憐，你師本因難期將滿，師祖仙法神妙，不可思議，這座九宮塔，突然出現，塔上奇珍，又全分開，料知取寶的人將來，師言已驗，特用元神，上去查看，被此女看出靈異，跪地苦求，這才默運玄機，算知未來因果，見她心志艱苦，身世可憐，不久有難，有此至寶防身，便可無事，不特未加阻止，反到暗示前因，和此寶妙用，助其取走，此女也真靈慧，自覺對你不起，也未起什貪心，寶鏡到手，立卽拜辭而去，此女與此寶，於你將來成就，關係頗重，暫被取走，終於珠還合浦，得遂心盟，這且不去說他，王藩得了一柄太乙分光剪，成全得了一面隱形壁，張婉將那塔頂三枝三連劍得去，意欲自取一枝，下餘兩枝，贈與你和蘭珠，你不必要他，將那兩劍，暫時分與段泉，金國士，此外，尙有兩柄古神戈，一柄五行鑿，一面紫雲旗，爲了你師，昔年交友不慎，誤犯師規，受人暗算，遺失在外，將來必須由你取回，塔上九珍，不應分開，將來仍爲你夫妻所有，你師父今日真元損耗，須要靜居修煉，四十九日，始能復原，到日，你來拜師之

後，不久便有事故發生，少時回到原處壑底，見過二師叔，在他所居仙韶洞外，小瓊原，看完玉林瓊花美景，速回鐵堡，擇吉完婚，重來再行拜師之禮吧，李琦蘭珠，聞言大喜，躬身請問法號，老者笑道，我兄弟三人，均是散仙，大師兄劉蒙，二師兄谷若虛，我是你三師叔燕雲叟，當初我師父洪都真人，初成道時，因見我三人，形貌相似，彷彿同胞孿生，性情稟賦，却不相同，一時好奇，收歸門下，後來，你師父無心鑄錯，犯了師規，禁閉在此，日受風雷烈火之危，已百餘年，此時雖然難滿，尚有許多未了之事，無暇多言，你夫妻可速離此，與上面諸人會合，我已傳聲，告你二師叔，命爾等少時到天音谷，仙韶洞中拜見，各自走罷，二人見洞中，玉柱晶牆，上懸四盞金燈，照得全洞，光明如晝，先前，那麼猛烈的風雷，四壁明燈，並未震滅，洞頂壁上，却現出好些裂痕，師父法體，沉埋地底，元神不知何往，燕雲叟把話說完，已然起立催走，手挽靈訣，似要施爲，有什急事，忙卽拜謝辭別，燕雲叟隨把寶塔遞過，笑道，此塔你尙不能應用，五星神珠，與兩儀雙環，却可用以防身，等見二師叔，自會傳授指點，我送你們上去罷，說完，把手一揚，二人立似有什東西托起，向上飛去，晃眼到達冰原之上。時已次日中午，一輪寒日，正照當頭，上面濃霧，正和開了鍋的沸水，遇到狂風，白煙滾滾，往四外散去。段王等八俠，同了丙氏兄妹，各持刀劍，正由側面，往回路踏着冰雪走去，回顧身後，洞穴已隱，仍是一片冰原整地，忙卽高呼，八俠等聞聲回顧，忙迎上來，相見驚喜，回到行幕之中，互說前事，才知九俠張婉，正往霧中寶光坭處走去，走到後來，張婉隨了李琦，蘭珠，正行之間，因見蘭珠，自和李琦，明言心事，定

婚之後，由此轉悲爲喜，面上時現笑容，走在路上，老是依依李琦身側，十分親熱，神情却又天真，心想蘭珠，鍾情已久，好容易出生入死，得遂心願，七哥雖被感動，情愛似還不深，難得一起，我何必夾在當中作礙，因和蘭珠交厚，欲令雙方親密一些，加增情愛，故意把脚步放緩，閃退一旁，本意霧中行路稍遠，便看不見，但可遙爲問答，不致走失，那知當地設有奇門禁制，那怕同路，祇隔開四五尺，便爲禁法所阻，除非走出霧陣，或是通曉陣法，否則休想再見，便說話的聲音，也須聽憑行人主持，如何能再追上，張婉先還不覺，走了一陣，見四外均有寶光出現，光彩晶瑩，祇是可望而不可及，因聽蘭珠想取雙環，便朝雙環現處走去，滿擬先後到達，沒想到霧中寶光，除非與那法寶有緣之人，或是主人，故意誘其入網，所見多是虛影，張婉先見，雙環在前，走着走着，忽然隱去，却在身側出現，心中奇怪。

## 第四回

山洞聞音琴同心兆應三珠樹  
衝雲渡雪嶺攜手人如比翼鷄

暗笑七哥，平日待我如妹，自與蘭珠定婚，怎會改了常態，把我丟在後面，這多時候，連喊都不喊一聲，忍不住喊了兩聲七哥，蘭姊，一個也未答應，猛想起這片冰原，廣祇百畝，怎會走了這些時，還未走完，才知有異，正自驚疑，雙環忽隱，更不再現，隔不一會，又見一座寶塔，上發五彩奇光，由身旁飛過，也是一瞥即隱，這時，霧影中祇有三枝寶劍，餘者就在張婉驚惶遲疑之際，相繼失蹤，因尋李琦蘭珠不見，霧中老是靜悄悄的，心想照着雪



衣老人仙示，藏珍似爲七哥所有，丙執曾說，法寶祇是六件，寶光一隱，便有得主，此時六寶已去其四，當已得手，怎會不見人影，還有藏珍，既爲一人所有，又命大家回來作甚，霧中氣悶，反正無望，不如歸去，賭氣正往前走，耳聽前面歡笑之聲，正是王藩，金國士，成全三人，內有兩人，似已成功，心中驚喜，忙卽應聲，剛喊得一聲五姊，那三道劍形寶光，本作品字形，凌空直立，似走馬燈一般，轉得幾轉，忽然互相激刺，迎面追來，快至身前不遠，先忘逃避，等到近身，才看出劍光強烈，心中一驚，忙卽往側縱避，那劍似有靈性，竟隨追來，晃眼已自臨頭，仍是三劍相交，糾纏互擊，其亮如電，精光耀目，知難逃避，心慌情急之中，忙舉手中劍，往上一架，祇聽瑤瑤兩聲，手中寶劍，已被斬斷，剩了半截劍把，暗幸未爲所傷，正喊五姊，想要循聲趕往相見，猛瞥見地上，立着青，紅，白，三道尺許長的光影，低頭一看，不禁大喜，原來地上橫放着三口寶劍，長僅尺許，都是寶光射目，一望而知，是個神物利器，忙把斷劍丟掉，一同拾起，方想奇珍難得，可惜沒有劍鞘，再定睛仔細一看，越發喜出望外，原來三劍，均有凹槽，除當中紅劍，兩面平鋒，青白二劍，均有一面微微隆起，可分可合，合攏以後，劍鋒全隱，宛如一口連鞘短劍，劍柄上刻着一個乾卦，端的鬼斧神工，天府奇製，精巧絕倫，正自狂喜，忽聽身側成全，笑呼九妹，却不見人，忙問八哥，你在那裏，怎看不見，王藩，金國士，忽然趕來，成全也自現身，剛一見面，便驚問道，九妹手怎割破，你的寶劍，怎也斷掉，張婉聞言一看，手中真有鮮血直流，這才想起先前擋那三劍時，覺着手背微痛，必是應敵驚慌，被仙劍芒尾，掃中了些，後便把劍得到，

祇顧狂喜，忘了受傷，忙取身旁傷藥擦上，因見三人手上，一個拿着一柄形似雙戈交錯的金剪，一個拿着一面星形寶鏡，祇成全手上，拿着一塊，形如黑鐵的玉璧，看去暗無光華，忙問八哥所得，也是一件法寶麼，成全笑道，誰說不是，我外號成無影，仙人令我名符其實，恩賜奇珍，且比你們所得，妙得多呢，隨說起衆人自李，任，張，三人走後，久候不見人回，王藩不甚放心，提議往尋，七人分了三路，一同出帳，見前面霧氣越濃，已成海雲，寶光也比前更强，祇少了五點星光，疑被李琦等三人得去，丙氏兄妹，也說所見甚是，隨卽分頭趕去，成全原隨段王二人同行，到了霧中，也和張婉差不多，祇顧朝那寶光追逐，一不留神，便把同伴失去，祇得一人獨行，正尋問間，忽見面前現出一片烏油油的光華，大祇如掌，像片樹葉，不住緩緩翻動，時隱時現，心想丙氏兄妹說，法寶共是六件，寶光却有十餘道之多，上次來時，並未見這黑光，常聽人言，凡是至寶奇珍，在未遇主以前，多半韜光隱晦，肉眼所不能識，別的藏珍，多是精光寶氣，彩芒四射，惟有此寶，光華獨暗，先前也未見過，如是常物，仙人決不令其出現，何不試他一試，祇不知有此福緣沒有，心中一動，猛觸靈機，忙先下拜通誠，默求仙人恩賜，指示妙用，隨朝寶光走去，此寶正是塔上九珍中的隱形璧，用時，祇將反面向外，不特身形立隱，任何堅固的城堡石土，均可通行無阻，但是這些藏珍，均有少清仙法禁制，須用人血破禁，才能到手，成全並不知道底細，因見寶光，浮沉空中，隱現無常，時近時遠，轉動快慢，也不相同，身在禁地，估計不出遠近，急於得寶，恐其遁走，主意打定，乘着寶光出現，飛身縱撲過去，爲防受傷，並還把身旁套索取出，意

欲縱到前面，兜他一下試試，那知身剛縱起，寶光忽隱，又是朝人緩緩迎來，這一下，恰好撞上，成全一縱丈許高遠，還未下落，猛覺吧的一聲，前額撞着一物，前面風鏡，立被擊碎，幸未帶在眼上，否則，眼也打瞎，隨手一撈，乃是一片形似樹葉的玉璧，反面刻有符篆，先見寶光，乃是正面，已全隱去，上面染着一點血跡，回手一摸，前額已被割破，隱隱作痛，且喜浮傷，取藥搽上，先不知此寶妙用，正想再次通誠叩問，忽見王藩，追着兩道戈形金光，由身側跑過，忙即飛步趕去，追不多遠，猛又見金國士，手持一面寶鏡，迎面跑來，鏡上寒光，遠射數十丈，濃霧立被衝散好大一片，那雙金戈，本是戈頭向前交尾同飛，吃寶鏡一照，立即回飛，王藩原在霧中，發現金戈，縱身追捉，金戈忽然往前飛逃，因恐受傷，先還不敢大意，及見避人，心胆一壯，縱身追來，雙方勢子都急，仙府奇珍，又有靈性，一見退路有人，改頭朝空飛去。王藩本東川大俠，劍術本有根底，見多識廣，見狀縱身一躍，離地兩三丈，一把剛抓緊一頭戈柄，猛覺那戈往上一掙，力大異常，虎口立被震破，人也被他帶起，心中一驚，知道不能動強，忙即鬆手縱落，以為神物，必作龍飛，心方可惜，不料身才到地，兩道金光，已如驚虹飛射，隨同飛下，王藩人極機智，百忙中，看出正是那柄金戈，雖知厲害，心終不捨，試順手一抓，沒料到先難後易，只一抓，便到了手內，本來先長丈許，到了手上，立時縮短，長還不到二尺，竟似一柄分合由心的戈形金剪，金國士和黃建，由東走入，中途分手，也成了一個孤身，先是前面，現出飯碗大一顆寒星，不知如何取法，想用身帶梅花針，打他一下試試，不料那面天星鏡，威力絕大，飛針剛一出手，立被反震回

來，驟不及防，竟被打中右手，將姆指穿破，心方一驚，星光已迎面飛來，寒芒森森，耀眼欲花，想要逃退，已自無及，當時覺着冷氣浸肌，通身冰涼，如浸寒泉之中，人被星光罩定，行動艱難，寶劍又未拔下，驚慌忙亂中，不由用手一擋，方喊不好，猛又覺光華漸減，寒星也未打向身上，定睛一看，那星光竟懸在面前，頗是一面古鏡，用手一試，除挨得太近，奇寒透骨外，別無他異，隨人進退了兩步，忽似往下落去，看出果是一面寶鏡，非金非玉，背面並還有柄，隨手一把，便即抓起，細查背面，滿繪符篆，上具兩紐，右紐一按，寶光立時大盛，再按左紐，便復原狀，光照之處，濃霧齊消，這一喜，真非小可，祇覺着鏡後，還有半個太極圖形，彷彿鏡是陰陽兩面，驚喜過望，也未在意，方想用鏡光，衝開濃霧，尋找李琦蘭珠，一眼瞥見王成二人，對面跑來，前有兩柄金戈，成全身形，時隱時現，不知何故，及見金戈飛起，忙用寶鏡試照時，王藩已自得手，三人見面，正談說間，成全身形忽隱，人却立在近側答話，互一問詢，這才試出隱形璧的妙用，俱都驚喜，金國士正用寶鏡四照，濃霧分散中，段泉，崔南州，黃建，萬方雄，看見鏡光，相繼趕來，張婉也自尋到，祇不見李琦蘭珠蹤影，衆人相見，正自驚疑，愁喜交集，忽見一白衣老人，在面前出現，朝衆笑道，李琦夫婦，尚有他事，這天星鏡，專破禁法，幸祇陰鏡在此，陽鏡已先被人取走，不會合璧，否則，此陣必爲所破，雖然事情將完，到底不宜，你們大功告成，少時，如遇敵人，新得諸寶，不可妄用，真到不敵，可用此鏡一照，邪法自破，爾等如在陣中等候，比較省事，此時寶鏡，不可亂照，敵人一逃，李琦夫婦，也快回來了，衆人知是仙人點化，忙同拜謝，

老人已自不見，在霧中待了些時，忽聽有人說話，竟是左近賊巢中，來盜藏珍的賊黨，並還談起，昨日路遇段王諸俠，惡鬥大敗，特地回山，約了兩個有法力的同黨，來尋昨日敵人報仇，並取藏珍，話甚驕橫，衆人才知天已到了次日中午，祇不知敵人來路，必要經過行幕，丙氏兄妹，在彼留守，怎會不見，正懷疑間，羣賊忽由無意中，對面走來，當時便動了手，賊黨共是十人，由兩妖道爲首，均擅邪法寶劍，衆人本非其敵，不知怎的，陣中濃霧，竟有偏向，賊黨動作，看得畢真，衆人身形，却是隱現無常，每到不敵，祇往旁一縱，人便不見，成全因聽仙人之言，還不敢妄用法寶，後見盜黨，武藝頗高，又擅邪法飛劍，心想仙人原防法寶新得到手，恐被敵人奪去，故不使用，此寶持在手上，用以隱身，敵人不見，怎會被奪，暗用隱形壁一試，果然成功，殺了一賊，心胆立壯，隨即隱形下手，這一來，賊黨却吃了苦頭，晃眼之間，三死一傷，內中一賊，又被王藩一劍，劈爲兩半，揚手再一金鏢，打中一賊左臂，妖道飛劍過去，人已隱入霧中不見，隨來黨徒，紛紛傷亡，不禁激怒，忙使邪法，把背上妖幡一晃，立有大片暗綠色的妖光飛起，還未上身，衆人便覺頭暈心煩，成全妄想，刺殺妖道，奪那妖幡，逃避不及，當時暈倒，本來非死不可，幸仗身形已隱，又有仙人暗助，不曾受害。金國士看出厲害，忙把寶鏡，朝上照去，妖光雖被蕩退，濃霧消處，衆人也全現身，又不知避入鏡光後面，兩妖道見狀大怒，各施邪法飛劍，上前夾攻，金國士祇仗一面寶鏡，顧了這頭，顧不了那頭，祇得四下亂照，眼看危急萬分，祇被邪法侵入，必有傷亡，猛聽空中，一聲厲嘯，一片墨雲，電馳飛來，大片黑影，中現兩團金光，凌空飛墜，同時

，又有一青一白，兩道劍光，隨同飛射，與敵人飛劍黃光，才一接觸，二妖道似知不敵，連聲怒吼，揚手一片黑烟，護住同來賊黨，朝空遁去，連死傷諸賊，一齊捲走，衆人看出那墨雲，正是雪衣老人坐下仙禽烏鵬，鵬背上坐着耿鍾二人，好生驚喜，忙卽招呼請下，耿鍾二人，答說，我二人尙還有事，恭喜諸兄，大功告成，不久仙緣遇合，改日再見，隨說，烏鵬已騰空飛起，晃眼不見，邪法一收，成全也自醒轉起立，衆人會合前行，濃霧忽消，現出晴空，回顧李琦蘭珠趕來，藏珍全得，越發喜慰，本要往壑底天音谷，去見仙人谷若虛，丙氏兄妹笑說，師父正在入定，方才還會神遊到此，將這行幕掩去，往見大師伯和三師叔未歸，早知地穴中，是兩位師伯師叔，就算無福，得那藏珍，也應前往拜見，上次遇時，不致得罪了，衆人一聽，壑底仙人，神遊未歸，忙了一日夜，多半有些餓疲，正好乘隙，用點飲食，歇息一會，再行往見。蘭珠見李琦，不時出神，似有心事，祇當爲了靈筭未見，心中想念，故意笑對張婉道，我先隨七哥，朝雙環寶光走去，忽然脚底一軟，立有一股銀光，罩向身上，什麼也看不見，身隨下墜，連喊七哥九妹均無回應，心正驚惶，眼前一花，便落在地穴仙府之內，初見劉老恩師，和三師叔洪都真人時，禁法未撤，恩師正值金刀刺體之厄，數十把尺許長的神刀，金光閃閃，釘在恩師身上，剛一閃不見，遍體鮮血淋漓，三師叔由外走進，刀方撤去，我忙參拜，二位仙師，說我胆大靈慧，面有喜容，我見恩師那等慘狀，心正難過，忽由他身上，冒起一片光華，將人罩住，一會隱去，便成了一個好人，又在對我誇獎，我立時下拜，請其收爲弟子，恩師先說，修道人最忌塵緣難斷，獨他老人家，想法不同，認爲

天地無情，不能生物，聖賢仙佛，都不免一個情字，祇要得情之正，有何妨害，以前所收門人，都是夫妻同修，無奈他們不爭氣，結局多遭兵解，自己還爲他們連累，致受師祖嚴罰，被困在此，雖然連經多年苦難，心意終不搖動，認爲所收門人，根骨稟賦不夠，道力不堅，以致誤已誤人，決計災難一滿，仍要物色一雙靈慧少年夫妻，傳授衣鉢，爭回這一口氣，不料前肆月，發現師祖遺骨，才知轉世門人不久尋來，重返師門，同修仙業，恩師也在此時脫難，這轉世的門人，共是一男二女，此中因果，甚是曲折離奇，我聽出所說，好像我和七哥筠姊也似在內，我還叩問，却未言明，祇說今天該當脫難，答應收我爲徒，三師叔在旁說起，妖人少時就要前來，我恐七哥担心，方想求恩師，和三師叔，將七哥引入洞中相見，傳授取那藏珍之法，三師叔答說，師祖當年，因怪恩師倔強，除風雷水火金刀，諸般禁制之外，並用至寶，鎮壓元神，必須等那轉世門人，發現寶光，自行來取，不能出聲指點，連三師叔，從旁暗助，本都不該，總算不曾怪他徇情，否則，師祖法力無邊，當時便有災害。七哥現在上面取寶，時機一至，水到渠成，無須指點，雖有妖人，來奪藏珍，七哥不會飛劍法術，不是敵手，但那藏珍，乃師祖昔年所留仙法妙用，應時出現，在未被轉世門人得去以前，二位師長，雖然不能指點取法，那九宮仙陣，表面一片濃霧，內中禁制重重，變化多端，却可隨意主持運用，多厲害的妖人，也傷七哥不了。並且藏珍，也有仙法禁制，今日靈效，雖大減退，仍須生人的血，始能破解，隨放起一片形如晶鏡的寶光，上面景物，立時呈現，看得畢真，我見七哥愁急，忍不住喊了兩聲，被三師叔止住，一會，妖人趕到，果然七哥得了仙

法暗助，連殺二妖人，祇妖婦負傷逃走，依了恩師，說妖婦乃未來隱患，鐵堡之事，多半由她引起，本想一回除去。三師叔力爭，說定數難移，妖婦早死，必又生出別的枝節，這才任其逃走，我問靈筠姊姊下落，說她得寶歸途，又遇一位女散仙指點，傳授所得寶鏡，不久便送其回堡。恩師這末一次，神雷烈火之厄，更要厲害，過此一關，災難便滿，開頭令我藏在恩師座後，後來七哥一到，我因被寶座擋住，看不見人，方想換個地方，耳旁忽聽恩師說，徒兒轉世，還是那樣痴法。猛覺一股力量，將我托住，飛往三師叔座後。那取寶之法，已聽說過，祇告知七哥，立可成功，無如連奉嚴命，不許說話，眼看時辰將到，再不成功，恩師元神，已被塔上寶光吸去，因受不住那痛苦，必以全力一拚，破禁而出，固然恩師不致遷怒，三師叔也必救護我們，終是可慮，心正愁急，總算千鈞一髮之間，大功告成，祇恩師元氣，受了一點損耗，比那冒險相拚，破鏡而出，要强多了，李琦原因仙緣遇合，從此有了修道出世之望，同時，又和蘭珠訂婚，回堡不久，便要成親，師父尙還未拜，詳情不知，雖說師命成婚，以蘭珠的痴情，使自己此時對她，也是又感又愧，中心憐愛，人非太上，孰能忘情？何況所娶，又是一個情深愛重，溫柔美貌的嬌妻，男女居室，自難免於恩愛。對於修行上，不知有無妨害，是否祇作名色夫妻，同修仙業，爲此盤算，時憂時喜，不覺出神，及聽蘭珠，這等說法，知她借此示意，靈筠無恙，不必擔憂，雖然誤會，但知靈筠不久，安然回堡，也頗欣慰，心裏的話，無法出口，又見金張二女俠，和丙純，成全，俱都含笑相望，知是聽出蘭珠有爲而發，言中有物，在笑自己，不由臉上一紅，暗忖蘭妹對我，如此情痴，未定



婚前，尚無話說，既成患難恩愛夫妻，如再向他人用情，她雖大方賢德，體貼丈夫，到底女子善懷，好勝情熱，表面雖然大方柔順，心終不無介介，如何對得起他，念頭一轉，先朝丙氏兄妹，看了一眼，慨然說道，諸位弟兄姊妹，聽我一言，蘭妹文武全才，女中英俠，溫柔靜好，直是神仙中人，我們萬里荒漠，望門投止，自顧凡庸，實不敢存非分之想，不料蘭妹，對我垂青，情深義重，昨日又蒙她冰天雪地，絕頂奔馳，冒着奇險，趕來援救，深恩大德，百世難忘，昨夜回生，方始說明心事，向其求婚，幸蒙恩允下嫁，回保稟明岳父，便要完婚，我和蘭妹，拜師之後，由此互相敬愛，生死不渝，將來夫妻同修，更成終古，適才所想的，只是盤算未來，何以報德，別無他念，我如負心背盟，有如……話未說完，蘭珠聰明絕頂，見他詞色慷慨，真情流露，知非虛語，適才乃是自己誤會，被他聽出，衆人再一笑，疑他想念靈筠受了冤枉，又無法分辨，情急發誓，自己原是好意，不料累他發急，不禁大爲感動，未容出口，忙伸纖手，將李琦的嘴按住，嬌嗔道，誰都知你真誠，心口如一，無故說這沒頭沒腦的話，還要賭咒，多急人呢，鐵保風俗，男女相愛，雖然動率真，極少嫌忌，畢竟少女善羞，由於天性，蘭珠說完，想起衆人在座，九俠來自中土，未能免俗，未婚夫婿，當衆親密，容易被人笑話，臉上一紅，連忙撒手，衆人近日，深知堡中風俗，見慣無奇，本就同情蘭珠，又知她天真無邪，純任自然，不知掩飾，因見李琦，情急之狀，到想說笑幾句，轉恐蘭珠害羞，反而改口笑說，理應如此，才對得起蘭妹這番情義。李琦對於蘭珠，自更加了情愛，夫妻二人，均覺美滿非常，當日又得藏珍，仙緣遇合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連先

前的倦意，也全打消，酒飯之後，一個個重又興高彩烈起來，末了還是段泉，覺着衆人，由鐵堡起身，已兩日夜，不眠不休，少時還要往見谷仙師，傳授法寶用法，到時，萬一精神不濟，失了誠敬，豈不誤事，再三勸衆，就地歇息。略睡片時，敬候傳召，衆人都敬重這位老大哥，同聲應諾，那行幕原是三座，連在一起，地上舖着毛氈獸皮，幕分兩層，外層皮篷，裏層絨氈，製極精巧，幕中設有兩座火池，甚是溫暖，祇是幕小人多，每座恰容六人，衆人患難多年，男女英俠，素日不拘形跡，又因李琦，蘭珠，天生佳偶，好容易死裏逃生，定了婚約，特意把二人，安置一處，各把羊皮氣枕取出，就地臥倒，丙純笑向丙純道，哥哥，三師叔令九俠，卽見師父，師父方才口氣，不似有什耽擱，如何此時，還未回來相喚，我們本來不倦，何必擠在這裏？我要和諸位姊姊說話，你何不到下面看看去。丙純笑諾辭去，一會，衆人多半入睡，祇蘭珠，張婉，並頭對臥，丙純坐在張婉身後，見李琦睡得甚香，因在蘭珠身後，相隔甚近，偶一伸手，搭向蘭珠肩上，蘭珠恐其驚醒，身子毫不轉動，似恐受驚，乘人不覺，轉李琦手上，摸了一下，面有喜容，語聲也比張婉低得多，心中暗笑蘭珠，真個情深，總算受盡艱危辛苦，到底如了心願，否則，照着初遇李琦，捨命窮追靈筠的神情，還不把人氣死，正朝張婉耳語，問李琦對於蘭珠，平日如何，忽聽幕外，似有異聲，從未聽過，忙向二女搖手，待要追出查看，二女也自聽出，衆人本是和衣側臥，兵刃暗器，全在身旁，蘭珠耳靈，聽出那異聲，來自地底，雖甚微細，但極尖銳刺耳，見張婉跟蹤縱起，成全，金國士，也由對面幕中起立。成全先自隱身趕出，那異聲也由遠而近，彷彿有什奇怪東西，

穿行地底，由水晶原來路面飛來，快由幕外馳過，聲漸洪厲，料有原因。心中一動，剛伸手想把李琦的手拿開，起身查看，李琦已自驚醒，見蘭珠欲起，笑問蘭妹，二師叔回洞了麼？蘭珠連忙搖手示意，拉了李琦，同往幕外走去。剛到外面，金國士，王藩，張婉，丙執，已先走出，餘人也相繼驚醒，聞得異聲，相繼尋來，段泉，黃建，尙在幕內，因聽異聲，由脚底響過，到了前面不遠，便即停住，左右亂響，好似被什東西阻住，在地底來往衝突，想要覓路前行神氣，衆人正在耳語，互打手式示意，異聲忽朝回路響來，快要鄰近，丙執早令衆人散開，各尋雪堆冰崖隱藏，令各注意地底動靜，那異聲來路，正當王藩崔南州二人的前面，丙執在側，聽出絲絲之聲，知有怪人，地遁來此，將要出土，恐二人驟遭暗算，連忙揮手，令各往兩旁閃避時，猛瞥見一溜黑烟，突然冒出地面，祇一閃，黑烟消處，現出三個怪人，都是一身黑衣，身材矮瘦，背插三口形式奇特的尖刀，碧光閃閃，貌相猙獰，動作如飛，才一出土，便朝崔南州，把手一揚，立有一片黑烟，朝人射去。崔南州在九俠中，武功劍術，均頗高強，一見來勢神速，知是邪法，非人力所敵，奮身一躍，往旁縱去，揚手就是一鏢，那知來的這三妖人，邪法均高，更擅地遁飛行，捷如鬼物，鋼鏢怎能打中，南州人才落地，那黑烟已電馳追來，眼看着身，旁立諸俠，均是患難相共的，骨肉之交，見狀大驚，那還再顧厲害，除丙執拉了金國士，先縱一旁，未曾出手外，餘人同聲怒喝，鏢弩橫飛，先朝二怪人打去，一面拔劍，準備拚鬥時，聽內中一妖人，一聲怪叫，忽將黑烟，改朝別方射去，跟着，把肩一搖，背上尖刀，立化爲三道碧光，朝衆飛射，衆人方覺邪法厲害，忽然一道

皎如明月的寒光，飛射過來，恰將二妖人的六口飛刀裹住，身外邪烟，也被照滅，原來金國士，受了丙紈指教，說今日所得諸寶，未經傳授，雖難發揮他的威力，但那三連劍，和王二哥所得戈剪，姊姊那面星形寶鏡，均可應敵，為防被奪，必須乘對方邪法發動時，冷不防同時施為，才能成功，請看我舉手為號，剛和王藩說好，妖人便飛出地面，國士見南州危急，本要出手，吃丙紈一把拉住，同時，瞥見成全，在妖人身後，略現即隱，跟着，便有數點寒光，朝妖人身後打去，妖人身有邪烟防護，雖未打中，却被激怒，因見敵人甚多，以為埋伏身後，忙指黑烟追去，並將飛刀放出，崔南州本非中邪昏倒不可，幸而成全，將邪烟引開，才保無事，丙紈原知妖人來歷，和寶鏡妙用，一見飛刀，全數放出，知是時候，把手一揮，國士早已迫不及待，不等暗號，便行發動，手中寶鏡，向外一揚，立有數十丈長，一股寒光，朝那六口飛刀，連妖人一齊照住，王藩雖知所得仙剪，是件至寶，畢竟不會用過，沒敢脫手，又急於往援南州，便飛身分舉雙戈，朝三妖人縱去，剛一舞動，戈頭上便射出奇亮如電的金光，內中一口飛刀，本向李琦飛去，偏在側面，未被鏡光裹住，吃神戈迎個正着，祇聽玲的一聲，宛如龍吟，當時打斷，經此一來，王藩心胆更壯，正要追殺，二妖人連人帶刀，被鏡光罩住，看出威力神妙，敵人法寶，均是新得，不善使用，不由大驚，又見對面兩敵人，已有一個，手持神戈殺來，不由又驚又怒，因被鏡光吸住，邪法難施，正打算遁出鏡光之外，再用邪法傷敵，不料又有五點星光，由一手持雙環的少年手上發出，迎面射來，其疾如電，想起此寶，來歷甚大，不知怎會落在一個不會法術的少年手內，妄想施展邪法，

由地底繞向敵人身後，先將寶鏡奪下，再施毒手，報仇殺人；內一妖人，已然遁出圈外，特朝金國士身後，下手暗算，猛覺後心上，刺的一下，似有刀尖刺進，奇痛非常，自知不妙，情急暴怒之下，未及還手，剛厲吼得一聲，未容行法縱避，已被敵人，夾後心一劍，穿出前胸，當時倒地身死，原來八俠成全，二次應敵時，發現那面隱形壁，除隱形之外，如將反面顛倒，還可查看敵蹤，早在暗中，隱形追來，一劍刺去，妖人護身邪法，已被寶鏡所破，祇顧害人，沒防到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，成全輕功，已臻絕頂，這一劍，又用了全力，容易容易，將妖人殺死，忽聽幕中，段泉，黃建，呼喝之聲，張婉不在身旁，知道有警，立往幕中，隱形趕去，另一妖人，因連收飛刀不成，又看出敵人，雖將藏寶奪去，並不會用，以為易於奪取，意欲暫捨飛刀不顧，先由地遁，繞出敵人之後，突然下手，用邪法將敵人迷倒，祇把寶鏡奪過，便可無事，剛一行法，待往地底鑽入，五點星光，已飛入鏡光之中，迎面射來，先打在那五口飛刀上，飛刀當時粉碎消滅，宛如百丈銀霞中，飛洒了大蓬螢雨，晃眼消滅，不由急急攻心，咬牙切齒，把心一橫，一面忙着入地，一面暗中準備邪法異寶，出土便即發放，剛把那五點星光躲過，忽聽大喝，大胆妖孽，敢來我天音谷擾鬧，今日叫你死無葬身之地，妖人心中恨毒，邪法也自停當，剛由側面地底冒出，幕內忽有一溜黑烟，激射而出，內一妖人，大喝三弟快隨我走，話未說完，隨見一少女，手指三股劍光，如飛追出來，黑烟也向空射去，其急如電，晃眼無蹤，百忙中看出同黨已逃，情知危急，終是復仇心切，又見敵人，就在身前，仍想奪那寶鏡，就便殺死一兩個再逃，就這微一停頓之間，霹靂一聲，由

一身材高大的短壯少年，手上發出一粒豆大銀光，才一出現，便化作千萬點銀色火星，當空爆炸，火塔也似，朝妖人當頭罩下，再想逃遁，已自無及，全身立被震成粉碎，死於非命，先是王藩，李琦，金國士三人，想用法寶，又不善施放，見妖人突在鏡光之中不見，等到發現，在國士身後出現，同聲大喝，紛紛趕上，國士也自警覺，回鏡去照，剛一轉身，妖人已自伏誅，見張婉手中三連劍，剛剛合筭復原，段黃二人，尙未走出，先聽呼喝之聲，均不放心，張婉又在連聲急喊，大家快來，忙同趕進一看，黃建已然中邪，昏迷不醒，段泉，成全，守在一旁，急呼四弟，面容悲急，衆人見黃建，受傷昏死，俱都情急。因純已捨向前，雙手連搖，止住衆人，不必驚慌，隨令國士，將鏡光罩向黃建身上，再取一丸靈藥，塞向口內，取水灌下，笑道，黃兄中邪，雖然厲害，且喜元神，未被妖人攝走。此時邪氣，已被寶鏡消滅，再服家師靈藥，少時便醒，決無妨害，一會，黃建果然醒轉復原，衆人向段泉詢問，才知段黃二人，起身稍遲，兵刃暗器，睡前又都放開，正打算隨後走出，也是聞得地底絲的一聲，一溜黑烟，裹着一個妖人，穿出地上，段泉所用，恰是一口斷金削鐵的寶劍，武功又極精純，乘着妖人，面向黃建，一劍朝黑烟中刺去，跟着，口中呼喝，縱向一旁，事有湊巧，旁邊正是中有夾衞的內層幕門，身法又是極快，一劍刺去，覺着劍尖雖然刺中妖人身上，似有一般彈力，反震回來，知道不妙，祇一縱，便閃向夾衞之中，黃建煉就獨門暗器，三十六枝天罡針，長細兩寸，由一弩筒發出，專打敵人五官七竅，和身上要穴，厲害無比，段李二人，因這類暗器，過於凶毒，多好內功，中上也是必死，屢次勸其不可妄用，黃建因那

飛針，乃好友所贈，百煉純鋼，巧奪天工，雖不輕用，老是帶在身旁。這時，看出妖人厲害，怒筒又正拿在手上，迎面就打，妖人自恃邪法，未免疏忽了些，本意是向黃建喝問，不料敵人動作神速，揚手便是一串寒星，暴雨一般打到，匆促之間，忘用邪法防身，一見針光飛到，忙即行法防禦時，面上已中兩針，身後又中一劍，雖因邪法高強，運用真氣，將其震退，到底受了傷，不由怒火上撞，揚手一般黑烟，先朝黃建飛去，準備將前面敵人迷到，殺了身後暗算之敵，并將二人生魂，一齊攝走，回顧敵人，已然不見，知被逃走，猛瞥見一個容光美艷的少女，手中拿着三枝寶劍，劍尖射出青紅白三道光華，口中喝罵，迎面攻來，將劍一揮，劍尖上的光芒，突似長紅一般射到，身外邪烟，挨着便散，如非飛遁得快，不死也傷，又驚又怒之下，正待還攻，忽想起妖師所說三連劍，正與此女，所持相同，心方一動，忽聽遠遠有人笑道，無知妖孽，敢來我洪都真人仙府攪鬧麼，聲才入耳，少女正是張婉，聽幕中呼喝，料有變故，因離幕門最近，立即趕入，現發黃建倒地，情急之下，本意把三連劍分開應敵，不料仙劍神異，才一舞動，劍尖上便射出三道精虹，劍光到處，邪烟全消，心胆立壯，妖人一聽，當地竟是妖師平日常說的，昔年強敵，洪都真人所居，這一驚，真非小可，又見那三色精虹，威力神妙，不由有些胆怯，微一遲延之際，面前銀霞現處，中湧一個白衣老人，與妖師所說多年未見的強仇大敵，一般無二，心有成見，那敢對敵，也未看清，是否本人真來，立縱妖遁，穿幕而逃，張婉忙即追出，人已逃走，段泉忙朝銀霞中的老人，下跪求救，老人微笑點頭，也未答話，銀霞一閃，人便不見，不知何意，見黃建面如土色，昏迷

不醒，周身緊縮，滿臉痛苦之容，心正悲急，衆人便同趕進，將人救醒，說完前事，丙純笑道，此是山陰古洞中，近年潛伏的三個妖人，小弟本來不知底細，因有一日，去往隔山，採取雪蓮，與之路遇，幾爲所傷，幸而家師元神，路過當地，將這妖孽趕走，回問家師，才知他還有一個妖師，乃昔年雪山二魔之一，魔法僅比冷魂峪的男女雙魔稍差，人却凶殘淫惡，造孽無窮，不似冷魂峪兩老怪物安分。新近又被賊黨，卑禮延請了去，師徒四人，不時往來賊巢，罪惡越多，本意除害，因他昔年，曾在三師叔手下漏網，想等三師叔，親自除他，另有礙難之處，故未發動。惟防再遇，賜了愚兄妹兩道靈符，三粒太白金雷，加上諸兄合力，居然除却兩個，可惜小的一個逃走，他師徒四人，均精地遁，妖師碧目鬼干阿呼圖，邪法更高，來去如電，休看暫時得勝，如非三師叔在此，早晚必遭毒手無疑。話剛說完，衆人因見帳幕，已被妖人衝破，少時便去壑底，拜見仙人，不久回堡，已用不着，率性撤去，仍用原法，分包摺疊，一面談說前事，丙純話未說完，忽然又有異聲，由地底遠遠傳來，丙純連忙搖手，命衆戒備，衆人剛將法寶刀劍，取在手裏，忽聽耳旁，有人說道，此次老魔頭，因妖徒伏誅，本命魔燈熄滅，被他警覺，來此尋仇，你們均非其敵，不可妄動，自然無事，衆人聽出，是先前洪都真人三弟子燕雲叟的口音，驚喜交集，忙同閃避時，那異聲來勢，萬分神速，晃眼之間，已由遠而近，響到身前，剛一停住，邪法已自發動，祇見地皮，微一波動，立時下陷，現出丈許大一個深坑，黑沉沉望不到底，內中似有吸力，萬方雄立處，就在坑邊不遠，險一些沒被吞去，剛往側面驚退，一陣陰風過處，先是黑烟滾滾，飛舞如潮，由坑內



冒起，隨聽鬼聲咻咻，甚是淒厲。那團黑烟，冒起地面，約五六尺，祇管飛騰滾動，越來黑烟越厚，望去直似一個土饅頭，拱起冰原之上。緊跟着，波的一聲，黑烟所結大泡，突然爆炸，四下激濺，飛射如雨，衆人環坑而立，離坑邊祇一兩丈，本非射中不可，不知怎的，那大片烟雨，射到坑前，尺許遠近，似被擋了一擋，忽又回收，往坑中退去。遙望坑內，煙飛霧湧，暗影裏似有兩點碧光閃動，過不一會，先是慢悠悠，現出一個怪頭，面色灰白，其大如箕，滿頭白髮，糾結如繩，塌鼻掀唇，血口橫闊，稀落落生着五六個又尖又銳的白牙，迷縫着一雙，又細又長的怒眼，中含兩點豆大碧瞳，凶光四射，醜若鬼怪，剛現出上半身，把兩隻大如鳥爪般的怪手，微微伸開，金國士正站對面，見來勢如此凶惡，恐有疎失，忙把暗藏身後的寶鏡朝前一揚，射出大股寒光，朝前照去，滿擬方才一樣，妖人必被制住。那知怪人，竟如無覺，依舊緩緩上升，雙手也全張開，待要向人抓到，鏡光照處，見那怪人，一張鬼臉，死氣沉沉，碧瞳凶光，遠射丈許，貌相神情，越是猶惡醜怪，國士還不知道危機瞬息，怪人十指尖上，發射出來的黑影，祇一上身，命便難保，正用寶鏡亂照，旁邊王藩，李琦，張婉三人，看出妖人，不畏鏡光，各將五星神珠，金戈，仙劍，一齊夾攻，殺上前去，妖人好似吃了一驚，回手一拍，頭頂上剛冒起三個同樣怪人影子，各張雙手，待朝三人撲去，那些法寶仙劍，明是迎身而過，祇是隨分隨合，毫無用處，僅將黑影，擋退了些，才一合攏，重又緩緩迎面撲來，內中內純兄妹，知道厲害，見衆人忘了仙人警告，紛紛出手，形勢已是萬分危險，正準備將那兩粒太白金雷，朝前打去，擋他一陣，再作計較，口方大喝，大膽

魔頭，可知這天音谷，乃長白三仙，清修之所麼，再不縮頭退回，教你知道厲害，隨說，丙純揚手一點銀光，剛剛飛出，忽然退了回來，仍還手上，也未爆炸，同時，一片銀霞，突由衆人身前不遠出現，穹頂也似，罩向妖人身上，來勢比電還快，由四邊突然飛湧，祇一閃，便連合一起，將怪人裹在中央，怪人原因魔燈，熄滅了兩朵燈花，知道妖徒被殺，不由暴怒，立用地遁趕來，與逃走的妖徒武合相遇，匆促之間，未知就裏，一見對方，多非道術之士，內有數人，寶光隱隱，心中奇怪，疑心穿雲頂藏珍，被人得去，妄想攝魂奪寶，敵人已先發難，剛看出三連劍，是昔年對頭九宮奇珍，鎮山之寶，有些疑慮，對面一少年，手發銀光，大喝，說是長白三仙居此，心中一驚，銀霞突現，全身已被裹住。知道不妙，連運玄功變化，連衝兩衝，不曾衝出，急得厲聲怒吼。在光網中，不住閃變，末了一見無效，又由頂上，冒起一幢暗綠色的妖光，其高丈許，先將銀霞抵住，內一黑影，突然暴長，那穹頂形的雲霞，竟被撐滿，精光電閃，往上一聳，黑影忽然爆散，銀霞竟被衝破了好幾處縫隙，就在這光華閃變，電游雲飛，分而復合，瞬息之間，一溜黑烟，已衝光而出，帶着一聲怒嘯，破空遁去，晃眼射入天邊凍雲之中，一閃不見。餘音淒厲，晃漾遙空，半晌方息，空山回音，聽去十分刺耳，銀霞不見，地上空無所有，地穴也被填沒，冰雪狼藉，滿地皆是，衆人均覺奇怪。丙純笑道，這妖孽想是魔連未終，三師叔是他最怕的對頭，晚了一步，僅將他那三個化身魔影，消滅了一個，終被逃去，跟着，便聽琴韻丁冬，甚是和暢，由絕壑下面，隱隱傳來，丙純喜道，家師已醒，諸位兄姊，快往參見。便在洞中暫留，率性連行囊，全帶下去，

省得少時往返如何。各人應諾，仍由原路下降，同往壑底走去，到了洞中，先把行囊兵器，放在丙紈房內，整理好了衣服，隨着丙氏兄妹，同往參見，洞中仙人，乃長白三仙中的谷若虛，因在六十年前，來此虔修少清仙法，已成地仙，所居冰壑地洞，由上望下，終年雲霧蒸騰，一片沉冥，看不到底，實則，下面峯巒靈秀，景物清奇，別有洞天，觀之不盡，中有天音谷，仙韻洞，小瓊原三處，種滿琪花瑤草，玉樹瓊林，更是珠光寶氣，霞蔚雲蒸，氣象千萬，清麗無比，谷真人長年靜坐在仙韻洞內，偶然出外，均是神遊，這時，剛剛回醒，衆人一路尋去，直入中洞，這才看出，下面洞府，不是一座，園林花木之勝，從所未見，正互相讚美稱奇，峯迴路轉，由一片翠葉銀花的，疏林之中走出，現出一座高大的洞門，洞外霞光燦爛，望若銀雪，近前一看，乃是一種從未看到過的花樹，樹幹色如黃金，繁枝四出，上面滿生一種銀色細花，和梅花差不多，却是六出。花朵較小，色如銀玉，光彩浮泛幽香沁鼻，聞之心清神爽，舒暢非常。適才琴聲，便由裏面傳出，洞壁也似冰玉之質，晶瑩堅潤，淨無纖塵，衆人見此莊嚴宏麗氣象，不由肅然起敬，各自敬心誠意，往裏走進，丙氏兄妹前導，一進洞門，便見裏面，霞光映照，上下洞壁都和鏡面一樣，地甚廣大，迎門一座黃玉屏風，轉將過去，便見當中黃玉榻上，坐定一個，貌相清秀的，道裝老者，和前見二老形貌，差不多，面前有一琴兒，也是黃玉所製，上面橫着一張青玉琴，琴前有一小金鼎，香烟裊裊，清芬馥郁，滿洞皆是異香，兩旁陳列好些盆景花樹，質如金玉，古色古香，五光十色，不可遍視，旁立一個道童，年約十二三，生得粉妝玉琢，秀眉星目，俊美非常，再穿上那一身薄

如蟬翼的短裝，越顯得仙風道骨，英秀絕倫，和丙氏兄妹，形似山中獵戶的武士裝束，迥乎不同。方想此人，分明天上金童，塵世間那有這樣人品，道童已手持拂塵，迎上前來，丙氏兄妹，剛喊得一聲師兄，道童已搖手笑道，他們來意，已早知道，師父先命李琦，任蘭珠，夫妻進見，李琦，蘭珠，應聲向前，跪下行禮，餘人也在原處，一同向上遙拜，那道人正是長白三仙中的二老谷若虛，向衆人拱手一揮，道童傳命起立，命丙氏兄妹，把餘人引去東壁坐候，衆人拜謝領命，去到東壁一看，那地方乃是一片鐘乳結成的晶林，中間稀落，種着好些花樹。花下散放着好些玉樹，丙氏兄妹，已向塔前走去，遙望李琦，蘭珠，已由仙人命起，坐在榻旁玉鼓之上，祇見雙方嘴動，似在問答，一句也聽不出來，李琦手中前得寶塔，和如意雙環，五星神珠，已被道童接去，交與谷若虛，隨見塔上放光，雙環五星，各放光華，照得闔洞，霞光萬道，耀彩騰輝，光怪陸離，照眼生輝，約有頓飯光景，谷若虛手挽靈訣一指，雙環五星，一齊不見，那座寶塔，隨同精芒迸射，光影變滅之際，一閃復原，但比先前，縮小了一大半，長才三寸，粗還不到一寸，交與李琦，跟着，李琦，蘭珠，相繼起立，也是手挽靈訣，如法施爲，先前一樣寶光驟盛，環珠也同時出現，和先前一樣，各色光霞，互相輝射了一陣，重又收去，谷若虛面有笑容，似向二人贊許，道童隨命王藩，金國士，成全，張婉，男女四俠上前，取出所得法寶，由谷若虛，分別傳授用法之後，又演習了一陣，再命李琦，行法收寶，這時戈形金剪，和那三連劍，正在互鬥，電舞虹飛，金光閃閃，金國士手中寶鏡，更放射出大股光霞，照將上去，顯得金戈寶劍，光華分外強烈，祇成全一人仗着

那面隱形壁，飛舞寶光叢中，時隱時現，出沒無常，等到李琦，奉命收寶，將寶塔往上一揚，立時暴長丈許，停立空中，塔頂上先射出五色彩光，到了寶光叢中，王藩和金張二女俠的寶鏡戈劍，首被吸住，收不回來，蘭珠手挽靈訣，朝塔一指，青白二色的如意雙環，精虹也似，突由塔上飛起，射向寶光之中，祇一閃，先將金戈，和三連劍裹住，一戈三劍立被收去，飛向塔上不見，跟着，金國士和成全，手上一緊，覺有一股大的吸力，將各人法寶吸住，再也把持不住，晃眼收去，彩光立隱，寶塔也復原狀，谷若虛笑道，這座九宮寶塔，乃仙府奇珍，本門傳衣鉢的鎮山之寶，妙在傳授甚易，祇須學了本門訣印，立可應用，當你們初次學會，本身無什道力，雖要減却不少靈效，外人也決收他不去，此寶本應爲李琦所有，因你們不久便遇強敵，特將塔上法寶，暫行傳授各人分用，以供日後禦敵防身之助，將來把失去的幾件奇珍奪回，再歸原主，你們多非本門弟子，寶塔用法，祇傳李琦夫婦，下餘八人，雖係暫時借用，彼此之間，也可隨意傳授，我大師兄劉真人，最愛這前生的徒弟，後受仙法禁制，沒料到師恩深厚，有意玉成，前生愛徒，仍可重返師門，定必推愛，另有恩賜，你們好自爲之，李琦夫婦，我已指示前後果，有好些話，難於明言，祇照他所說行事，無須多問，我在此隱居多年，不見外人，今日你們來此，也是前緣，每人各賜靈丹一粒，服後，再由李琦照我前傳坐功，由此勤習，縱不能立致仙業，長生必能如願，再有別的遇合，初基已固，更佔許多便宜，隨喚徒兒取丹分賜，仍由丙純兄妹，引他們到小瓊源遊玩全景，各自回山去罷。衆人拜謝，領命辭出，小瓊源，乃擎底仙府，最勝之處，三仙本在長白山中，修煉多

年，偶以機緣，同遊海外，深入北極冰洋，遇一海外散仙林幽，雙方本是舊交，已有多年未見；三仙祇知他由東海，移居北海，由此便無音訊，連往海外尋訪數次，始終不曾尋到，祇說人已兵解，不料無心相遇，見他仙風道氣，更勝從前，隨行一個弟子，是個身材矮胖，紅面長髮的老頭，二目神光炯炯，貌相奇異，名叫威叟，看去功力甚深，談不幾句，林幽隨請三仙，往所居陷空島上，遊玩小住，三仙問他經過，先是微笑不答，因見林幽推說三位道兄，地理不熟，請由他一人，主持遁光，引路同飛。隨由手上，飛起一片冷光銀霞，將一行五人，全身護住，一同前進，知有原因，便由他去，飛行了一陣，望見峻嶺前橫，高逾萬丈，上載千萬年的，玄冰積雪，凍雲低壓，暗霧沉沉，方想沿途，多是冰天雪地，荒寒陰晦之景，此時已近北海中樞交界之處，過去天更奇寒，看林幽得意神情莫非還有什靈妙之區，可供清修不成，飛着飛着，瞥見前側面，又有一座孤峯，撐空拄天，拔地而起，峯頂有一大洞，一股青烟，約有尺許粗細，突突上升，當空凍雲濃霧，竟被衝開了一個，比峯壑大數倍的雲洞，遙望峯下，現出一片奇景，原來北極地面，千萬年以來，都是冰封雪蓋，惟獨那峯下面，現出大片石土，峯形圓直如筆，下有火山，冰雪不能凝結，四外却是極厚的冰層廣原，經此一來，地勢自然凹下了千百丈，人在冰原邊際，俯視峯下，宛如百餘里方圓的，一個極大深井，當中插着一根，極長大的碧玉簪，環峯一圈，俱是堅冰，看去堅滑瑩潔，水晶也似，光鑑毛髮，頭上密雲，又被峯頂青色火焰衝化，現出數十里方圓，一個雲洞，碧空澄鮮，不見片雲，正對下面冰井，景已靈妙，峯腰以下，又是繁花盛開，佳木葱籠，嵐光黛潑，山容

如染，方想北極冰洋，竟有這樣奇景，怎不在此隱居，意欲就使一遊，林幽笑道，此是玄冥界，天柱神峯，地底含有元磁真氣，太元毒焰，荒居在北極盡頭，冰洋之下，地名天涪海陷空島，景物尚可留連，此時忙於請三位道兄臨降，且等歸途，再往此峯一遊罷，三仙久聞北極中樞，交界之處地名玄冥界，下伏元磁真氣，不知底細的人，過界時，稍不留意，身帶祇是五金之質，不論法寶飛劍，均被吸去，甚或連人也被吸住，自來無人，妄於嘗試，地方又是那麼荒寒陰晦，同道中人，極少深入，想不到裏面，竟有這樣奇景，又知林幽，雖是至交，人却好勝，既說此言，定極清奇靈秀之景，便把前念中止，一同前飛，一會，飛到峻嶺前面，身外遁光，忽然震盪起來，知是元磁真氣，吸引之故，這才明白林幽，恐過玄冥界時遇阻，被元磁真氣，將三人身帶五金之寶吸去，託詞引路，由他一人，主持飛行，全身均被包沒，隔着這麼強烈的遁光，尚有反應，元磁真氣的威力，果然神妙，不可思議，方自驚奇，林幽已運用全力，催動遁光，順着峻嶺形勢，斜飛上去，這條峻嶺，高大得出奇，一直飛到離地數萬丈的嶺脊最高之處，俯視腳底，全是萬載玄冰佈滿，死氣沉沉，休說生物，連草都未見到一根，半山以上，又遭到猛烈的罡風，雖有遁光防護，吹不上身，震撼更猛，耳聽狂飈怒號，不是淒厲尖銳，刺耳難聞，便是洪洪怒鳴，震耳欲聾，常人遇上，固連身體，全被吹化，便自己修道多年，也覺目眩心悸，真神欲飛，聲勢端的驚人，好容易越過玄冥界天險，下降時，二次遇到，比前更猛烈的罡風，空中密雲，受了風力鼓盪，化爲無量雪塵，狂濤怒湧，迎面壓到，這時三仙修道，才祇一二百年，功力尚不甚高，如非林幽，深知當地情勢

、元磁真氣，均在嶺南。過界以後，便無阻力，三仙看出林幽，有點費力，相繼施爲、遁光幾難如意前進，等到三人合力，蕩開萬丈雪塵，衝風破雲，飛出險地，前面天色，已漸清朗，淡霧影裏，現出大片山海，靈威叟笑說，到了，林幽已催遁光，由離地數千丈的寒雲冷霧之中，朝前面山環中斜射過去，罡風雪塵，已早越過，阻力一去，飛行便快，轉眼衝出雲層，入了光明世界，人也隨同下降，原來當地，乃是方圓千里的，一片大水，名爲是海，實是萬山中的大片湖蕩，四面都是高矗雲端的，山巒峯嶺，環若城堡，洪波浩蕩，前現廣原，來路凍雲低壓，冷霧淒迷，數萬里冰封雪蓋，暗沉沉不見天日，獨這平原大水一帶，天宇高曠，風日晴美，氣候雖仍奇寒，景物却似中土春秋佳日，四面羣山，半山以上，多是白雪皚皚，銀光耀目，半山以下，却生着許多形似丹楓烏柏之類的奇樹，丹霞深深，晴光閃閃，紫雲萬丈，紅雪千重，青陽返照，白雪迴光，益發泛彩浮輝，金紫輝煌，朱霞錦繡氣象萬千，分明仙山靈域，深秋麗景，當中平地上，偏又矗立着許多峯巒崖壑，雖比四面山嶺，要低得多，最高的才祇千百丈；但却靈奇瘦透，平地拔起，洞壑玲瓏，澗谷幽深，更有清溪飛瀑，映帶其間，不是嘉木梢雲，便是芳草平蕪，端的水木清華，美景無邊。尤其那些林木花草，皆當地特產，獨具耐寒之性。種數繁多，冰蓮雪蕊，琪樹瓊林，與無數姹紫嫣紅，琪花瑤草，凌寒競艷，同門芳菲，真個又似陽春烟景，似此一春一秋，作時並秀，隨爲一片靈景，最奇的還是原上花樹，遠看處處繁霞，一片香光，及至隣近，見那許多花樹，共祇五六十種，有的花開徑丈，葉大如帆，有的繁英細碎，密蕊如雪，清馨染衣，經時不散，香光如海，無限



芳菲，有的瑤柯翠幹，高可參天，瓊蓮萬朵，滿綴瑤枝，紛膩脂溶，老神絕艷，內有一種，形似梅花，花朵較大，瓣作六出，鐵幹虬枝，如舞龍鳳，傲冷舒芳，清標獨勝，道旁樹上，冰芝雪蓮，疏密相間，五色繽紛，到處皆是，凡此花樹，無一不是冰胎玉骨，寶霧珠輝，宇宙奇觀，從所未見，知是冰雪，精英所萃，全都稱奇叫絕，贊賞不已，再看前面，那千百里方圓的天涿海，水色清碧，宏深無際，天並無風，偏是浪花飛舞，澎湃飛騰，水勢十分險惡，海中有一圓形島嶼，四邊高起，中陷若盆，島旁狂濤怒湧，惡浪相搏，捲飛起千重銀雪，百丈珠烟，山容水態，樹色濤聲與天光雲影，互相陪襯，景更靈秀雄奇，無與比倫。林幽師徒，先引三仙，在花原上，游玩了一陣，再同往島上飛去，由中心所陷地穴下降，裏面竟是百里方圓，一片貝闕珠宮，深居海底，離水面達千百丈，到處金庭玉柱，晶牆瑤壁，寶氣珠光，不可逼視，同到宮中坐定，左右門人侍者甚多，紛取酒炙佳肴獻上，三仙一問，才知當地，乃北極盡頭，奧區仙域，地名天涿海，陷空島，上面四山環繞若城，與外隔絕，實則海流與冰洋相通，島前面繡瓊原，自來便生着無數瑤草奇花，玉樹瓊林，島宮仙府，深居地穴深海之下，原是千年前，一位水仙，所居仙府，仗着天時地利，原有靈景，運用仙法，匠心修建，歷時千百年，始有今日之盛，後來水仙道成飛升。留下島宮，本經仙法封禁，近百年間，始被北海巨靈島散仙，靈威叟夫妻，由海底尋來，禁法恰巧失效，便同住在裏面，本意閉宮潛修，不料靈威叟之妻，本是異類修成，天性喜動，偶然出遊，遇見兩個妖人，爭鬥起來，身受重傷，眼看危機一髮，又懷有孕，因丈夫算出胎兒，關係未來仙業甚大，不捨自殺

正在拚命支持，靈威叟也自趕到，無奈敵人，邪法甚高，又添了一個同黨，赤臂真人連登，更是厲害，夫妻二人，知難倖免，一個不巧，靈妻還受妖人污辱，正自悲憤情急，幸值林幽路過發現，上前解救，三妖人一死一傷，祇連登一人，孤身敗免（事詳蜀山劍俠前傳，全書六厚冊，一俟完成，即行出版，屢蒙海內外讀者，函電催詢，敬此附告），靈威叟夫妻，因感救命之恩，又知連登，強敵難惹，便拜在林幽門下，迎往宮中支持，林幽因靈妻，受傷太重，無法保全，勉強撫到產後，受苦不堪，自行兵解，從此林幽移居島宮，靈威叟本有好些門人侍者，林幽又收了幾個門人，每日宮島潛修，重加興建，益發仙境無邊，美不勝收，三仙見他，有此奇遇，俱都稱賀，喜慰非常，林幽想留三仙，同居修煉，因老大劉蒙，性剛而傲，不願依附朋友，又因林幽，法力雖高，不是玄門正宗，師弟兄三人，近受師傅少清寶籙，不久便有地仙之望，素來情重，中土名山，好些同道至交，陷空島遠隔遼海，往返艱難，首先辭謝，三老也是生性奇特，與大師兄劉蒙，情分最厚，一向同心合意，隨同辭謝，二老谷若虛，雖愛當地靈景，因二人同聲辭謝，不使獨異，心却戀戀不捨，林幽和他最好，知他素喜蒔花，便把繡瓊原上，各種花樹種子，取了一些相贈，三仙回山之後，又經百餘年，寶籙煉成，法力更高，劉蒙忽犯師規，被禁閉在北天山，穿雲頂，地底山腹之內，三老見師兄受難，向師力請，分任其難，陪同受罪，谷若虛早已暗奉師命，表面不加過問，却在暗中跟去，在天音谷壑底，開闢出一片仙境，當地原是古人清修的幾處洞府，內裏俱相通連，因奉師命，劉蒙難滿以前，不許人見，但他所樹強敵甚多，此時禁閉壑底，日受風雷烈火金丹

之厄，惟恐仇敵乘機暗算，三師弟獨力難支，便用仙法將雪地獄，水晶原，直達穿雲頂，天音谷一帶，設下好幾層禁網，一面加緊戒備，務使敵人入境，立時警覺，免爲所乘，自在谷中，坐關修煉，出外多用神遊，因林幽前贈花種，非奇寒極冷，冰雪精英所聚之地，不能成長，當地冰壑千尋，積雪萬丈，稍施法力，再將林幽末次分別時，所贈靈泉冰乳，加以灌溉，立可成林，日常無事，便率愛徒開鑿冰壑，在大片冰原之下，開出大片空地，行法種花，限於天時地利，雖不似繡瓊原，靈區仙境之盛，也是樹樹瑤瓊，花光激灑，燦若銀霞，氣象萬千，觀之不盡，休說九俠，來自城市，不曾見過，詫爲奇觀，便是尋常散仙修士，也難夢見，正互相贊妙稱奇之際，丙純笑道，家師此地，取名小瓊原，本意模彷彿空島繡瓊原，海躡靈景，限於天時地利，聽家師說，兩地相差，何止天淵之隔，不過，這些花樹，經仙法靈泉培養，雪山荒寒，無以待客，聊供瓊花數枝，以作歸裝點綴如何，衆人俱愛那些花樹，蘭珠和金張二女俠更是愛極，聞言，喜出望外，連聲稱謝，丙氏兄妹，便告衆人，除有幾種，雜樹不能久存，最忌暖地的，均可隨意採取，衆人知是仙府靈花，人世所無，又聽說那花多是質如金玉，不特耐寒，越冷越好，並還不易凋謝，俱都大喜稱謝，同聲笑答，我們肉眼凡胎，仙府靈葩，難於辨別，仍請賢兄妹，代爲採賜吧，丙氏兄妹應諾，因蘭珠笑請，最好人取一種，不要同樣，便問各人所喜，分別採取十餘種，末了丙純，好似想起一事，匆匆走去，一會回來，手捧一個徑尺方圓的翠玉盆，內有大半盆雪沙，種着三株，兩尺來高的花樹，當中一樹，幹如鋼鐵，高祇二尺，挺生盆中，翠葉扶疏，華蓋亭亭，上有三朵，兩寸方圓的

奇花，色如銀玉，另外枝頭上，結着三個果實，色如黃金，左右兩枝一是翠幹瓊枝，玉葉紛披，花開如蘭，清芬沁鼻，一是樹色蒼綠如染，通體直似一根，姆指粗細的修竹，依附在當中鐵樹之旁，枝葉也連在一起，葉色粉紅，另具一種溫香，三樹都是枝葉交加，連理同生，五色繽紛，色香雙絕，說不出那一種美妙之感，丙紈見蘭珠，連聲贊美，問花何名，丙紈笑答，此是蓬萊連理珠樹，日前蒙一師執女仙，賜與小妹，因見姊姊愛花，故以轉贈，蘭珠大喜，朝李琦看了一眼，正要開口稱謝，丙紈忽似有什警覺，笑容驟斂，忙道，此花尚非極品，小妹意欲另送兩盆仙桂，此花暫留，改日賢良孟來此拜師，再行奉上，或由愚兄妹，送往鐵堡吧，蘭珠忙道，此花便是極品，得此已足，不敢再望厚賜了，丙紈還待勸說，丙純笑道，妹子爲何出爾反爾，你嫌此花不好，不會另送兩盆麼，丙紈見李琦，頭偏一旁，不便再說，祇得改口笑道，蘭姊先把此花帶走，好在這類盆景，家師洞中甚多，日內再來，隨意選取吧，大家又說笑遊玩了一陣，李琦夫婦，先聽谷真人說，再來須在一月以後，恐堡中諸人懸念，同起告辭，丙氏兄妹，也不再堅留，李琦行時，見丙紈把蘭珠，拉向花林深處，相對耳語，蘭珠始而搖頭，後又握手低語，似在向其求告，不知何事，一會走來，仍由丙氏兄妹，引導同上，一直送到水晶原，方始作別，剛分手走出不遠，便見遠遠天空中，一片墨雲，橫空飛來，晃眼臨近加大，正是鍾靈，騎了烏鵬飛降，見面便道，昨日妖婦，逃走回山，遇一同黨，互相勾結，想尋李七哥報仇，已往南天山約人，不久必要尋來，藏珍雖然到手，暫時還是不惹他們的好，爲此來接諸位回堡，以免相遇，烏鵬背上，本來可容五六人，如坐兩翼

，便數十人，也能帶走，不過上升之時，不易坐穩，我又向耿師兄，要了一件防身法寶，足可無礙，萬一飛騰勢猛，無須害怕，衆人稱謝，同答無妨，鍾靈隨令烏鵬，蹲伏地上，展開雙翅，令衆人分坐上去，兩旁的人，各用一手，抓緊翅根，以防萬一，所有行囊帳幕，本都扎成包捲，由烏鵬用爪抓起同飛，李琦見蘭珠一派天真，老是依依身側，患難之後同聚了些時，越加憐愛，更讓衆人先上，自和蘭珠，並坐左翅邊上，張婉笑道，我七嫂平日比武鬥劍時，巾幗英雄，何等威武，怎今日又是靦覷，又是胆小，偏又坐在邊上，我看移到鵬背上來罷，我一讓開，地方就夠，你兩人並坐，免得一時疏忽，掉了下去，鍾靈不覺年輕，不知取笑，插口笑答，無妨，我還借得有一件防身法寶呢，說罷，騎向鵬頸，並由囊中取出一件，形似水烟的鮫綃向空一撒立有一片極淡薄的明霞，連人帶鳥，當頭簾下，一起籠住，衆人覺得身形微一震撼，人鳥便在明霞輕雲，籠罩之下，騰空而起，坐在兩旁的人，初飛時，俯視下面，冰山雪嶺，似狂流一般，向身後倒退，前面又是一座座的危崖冰峯，崩山也似，當頭壓到，離地高出千丈之上，低處冰原上的，雪堆斷壁，已成蟻垤，看去尚覺眼暈，及至烏鵬，向上斜飛，高出羣峯之上，前而鍾靈，回顧兩旁諸人，面容緊張，蘭珠更是一手緊抓翅根，一手抱着李琦臂膀，目光向前，不再下望，料知衆人害怕，手挽靈訣，往外一揚，那片輕雲，便自緊附在人鳥身上，衆人伸手一推，竟有極強韌的阻力，把四外擋住，心神一定，烏鵬再改平飛，直比坐船還穩。天際罡風，雖然強烈，洪洪發發之聲，有如狂濤怒湧，因被寶網擋住，一點吹不上身，也不覺冷，李琦先因蘭珠胆小，回手相抱，蘭珠看出丈夫情愛越深

，芳心大慰，緊依在李琦胸前，並肩同坐，暗忖此時，同騎仙禽，遨翔雲裏，已覺憑臨宇宙，豪快無極，以後再要修成仙業，永駐華年，地老天荒，此情何極，剛覺美滿非常，忽想起回堡稟明老父，便要成婚，不禁臉泛紅潮，身熱心跳，見李琦抱緊玉肩，耳鬢廝磨，神態十分親蜜，因知堡外風俗不同，未婚夫妻，不應如此，本想輕輕推開，李琦溫香在抱，正在得意之際，又知蘭珠，對他鍾情，堡中風俗，無甚嫌忌，同行又都生死之交，無人笑話，不知何意，抱持更緊，蘭珠驟出不意，竟被攆個滿懷，側顧張婉，正朝自己，笑眼相看，不由臉羞通紅，低聲急喊，七哥放手，看人笑話。李琦還未及答，猛瞥見前面山谷中，連飛起兩三道青紫色的光華，破空入雲，疾如流星，往穿雲頂一面飛去，烏鵬那樣一隻大鳥，竟如未見，方以爲妖人，許因雪衣老人師徒，不是好惹之故。鍾靈忽然笑道，那條山谷，便是妖人盜黨巢穴，因烏鵬已被寶網遮蔽，敵人看我們，祇是一團極淡的雲烟，決不在意，方才三道遁光，便是妖婦，和兩個同黨妄想往穿雲頂，報仇奪寶，此去必要路過樹王峯，峯下兩異人性情比長白三仙更怪，妖人定與相遇，能保得殘身逃走，便是他們萬幸，其實無妨，耿師兄偏不許我人前現身，諸位可要稍爲停留，看他下文如何。衆人多半少年喜事，又知身有寶網籠罩，敵人不能看出，均想看個下落，內中黃建，萬方雄，更因樹王峯，有異人隱居，心中一動，意欲日後拜訪，首先贊好，衆人都都相繼附和。鍾靈因黃萬二人，連問樹王峯在何處，如何走法，鍾靈早把烏鵬止住，盤空遙望，聞言笑答，這裏相隔太遠，率性飛到那旁高峯頂上，落下觀看如何，段泉長了幾歲年紀，誠厚心熱，穩練謹細，知道鍾靈，童心尚盛，耿和

不令隨往現身，必有深意，從旁勸阻，李琦一向尊重這位老大哥，跟着勸阻，鍾靈笑說，前面不遠，便到鐵堡，就在空中遙望，免被妖婦驚覺，引鬼上門，一面點樹王峯所在，並告黃萬二俠，如何走法，說時，那三道遁光，穿行密雲層中，宛如流星過渡，時隱時現，已然飛出老遠，快到最前面，一座高插天漢的孤峯前面，那峯由亂雲叢中拔起，又高又大，形勢雄偉，正當三妖人的去路，必須繞峯而過，本來靜蕩蕩的，毫無異兆，眼看遁光，快由峯旁飛過。內中一道遁光，忽然往下降去，另兩道略一迴旋，也剛掉頭向下，還未降到峯腰，忽見一道白光，中雜一蓬火星，由峯脚突然向空直射，緊跟着，遠遠一聲雷震，頭一道遁光，不見飛起，後兩道好似驟出不意，重又向空飛逃，不料白光火星之外，天空中突又現出一道彩虹，擋住後兩道遁光的去路，妙在那彩虹，看去作半環形，飛翔空中，估計不過十多丈長，可是後兩道遁光，無論如何分合變化，東竄西突，均被彩虹擋住，光環逐漸往裏縮小，後兩道遁光，似凍蠅鑽窗一般，上下左右，亂竄了一陣，似知不妙，不等彩虹往裏收緊，忽然隕星飛瀉，往下降落，白光早隱，彩虹也自收去，待了一會，不見動靜，鍾靈笑道，這兩位異人，已久不開殺戒，莫非今日，破例不成，等送諸位回堡，我看看去，說罷，指揮烏鵬，重又前飛，一會到達下降，任龍正由裏面趕出，說金靈筠，方才同程賢貞，來過剛走，老堡主本在發愁，後和賢貞，背人談了幾句，才轉怒爲喜，現諸位笑容滿面，穿雲頂藏珍，到手了麼，蘭珠剛答，話長着哩，各位哥哥姊姊，見了家父，不要開口，由妹子一人稟告如何？鍾靈早把網收去，道聲再見，蘭珠和九俠，還想留他，一陣大風過處，樹聲如潮中，人已

騎了烏鵬，騰空飛走，李琦聞靈筠，果然平安回堡，心中一寬，再見蘭珠，一雙秀目老望着自己，恐其多心，故作不經意的神氣，和任龍邊說邊走，同往裏面走去，剛進二層大廳，便見紅杏，海棠，兩慧婢，飛跑迎出，見面便對蘭珠道：「老堡主似在生氣呢！蘭珠笑答曉得，隨朝裏面，飛走趕去，中遲原在後園綠雲樓前，荷池水榭中等候，便同趕去，隔窗遙望，蘭珠先到，跪在中遲面前，低聲央告，中遲面有不快之容，九俠恐他有話商談，李琦更因私送六陽丸與靈筠，累得蘭珠，連經奇險，又把乃父祕藏靈藥，偷了一丸，來救自己，中遲想已發覺，心更不安，正揮手示意，令衆暫停，等候召見。忽聽中遲，高呼賢婿，李琦聞呼，心神大定，連忙應聲走入，剛一進門，中遲已含笑起立，衆人相繼走進，一同禮拜，中遲笑道：「以後更是一家骨肉，堡中相見，無須多禮，請坐叙談，隨向李琦道，穿雲頂之事，我已盡知，恭喜賢婿和小女，竟是長白三仙的門人，又將珍藏，全數得來，並還傳了仙法，真乃大喜之事，本堡禮俗，男女婚事，至少也在半年之後，無如賢婿和小女，夙緣前定，再世夫妻，賢婿固是少年英雄，小女也非尋常女流，天生佳偶，彼此情投意合，早晚成婚，均是一樣，無須再加查攷，大後日吉日良辰，正好完婚，有勞諸位賢姪，代爲照料罷，李琦重又恭行子婿之禮，中遲哈哈大笑，連聲喚起，衆人也同拜賀，把穿雲頂取寶之事，談了一陣，中遲笑說，今日小女訂婚，又往仙山，飽載而歸，龍兒可命速備酒筵，與賢婿和諸位賢姪，慶功賀喜，傳知全堡人等，張燈結彩，準備賢婿入贅，你們跋涉勞苦，少年人興趣不同，老夫尙還有事，夜來同飲再談，蘭兒可隨你七哥他們，回房歇息，談心去罷，任龍蘭珠和衆人，



同聲應諾，拜謝辭出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這一雙未婚佳偶，自不必說。便是衆人，也因敬愛李琦，同情蘭珠，見二人婚姻成就，事已大定，全都心喜，來時又是雪山，睡了一會，再服仙人所賜靈丹，一點也不疲倦，因先前二人訂婚，尙未稟明堡主，爲防萬一中變，雖代喜慰，還不敢十分拿穩，及見中遲應允，準備完婚，紛向二人稱賀，蘭珠平日，十分大方，事情一定，反到害起羞來，李琦見她，容光煥發，喜上眉梢，時帶嬌羞，丰神越發美艷，暗忖蘭珠實是文武全才，德容俱備的絕代佳人，以前真不該辜負她的痴情美意，心正尋思。忽見蘭珠，悄告任龍，彷彿聽到筠姊二字，知他爲博自己歡心，見靈筠不在，託任龍往請，本想攔他，縱一想，蘭珠也許把訂婚之事，告知靈筠，免其多疑，欲言又止，同時，靈筠倩影，重又浮上心頭，正覺對方，有夫之婦，既無他念，想他作什，忽聽蘭珠，笑呼七哥快看，筠姊來了，李琦忍不住目光到處，瞥見靈筠，同了衛壁，朱武，程賢貞，四人一路，由窗外花林中，緩步走來，相隔尙遠，忙湊近前，悄聲說道：蘭妹，我真感激你的好意，請在以後，不要提他罷，話未說完，蘭珠想起，不應當衆高呼，自覺失言，低聲悄答：我因筠姊，平安歸來，心中歡喜，無意失言，我相信你的，話未說完，猛瞥見錢希唐之妹小翠，由側面林中，穿花拂柳而來，快要追上靈筠等四人，錢希唐忽由後面追到，將她喚住，兄妹二人，似有什麼，互相耳語，低聲爭論，衝壁好似吃了一驚，略打招呼，便往林中趕去，靈筠祇朝他看了一眼，也未隨去。三人先到，衛壁尙未見來，蘭珠將三人，迎到裏面，落坐敘談，靈筠依舊神色自如，金張二女俠，因受蘭珠囑咐，也未提起前事，一會開宴，中遲方來，當晚共

設十二桌筵席，所有堡中親信，和任氏至親近族，全都到場，中遲又當衆宣布，蘭珠和李琦，訂婚之事，擇定後日，成禮入贅，當即分配執事，堡中諸人，因中遲無子，蘭珠文武雙全，眼界太高，至今尙無中意之人，對她成婚，甚是懸念，一聽男女雙方，情投意合，不經多日交往，便即成婚。俱都興高彩烈，喜賀之聲，不絕於耳，席還未散，忽聽堡外人聲喧嘩，紛潮成一片，中遲大爲驚異，正要命人出視，九俠等因知堡中，素來安靜，也當出了變故，紛紛離席，待取兵刃戒備，任龍奉命出探，剛走到頭層院落，便自折回，滿面笑容，向中遲稟報，話未說完，又聽爆竹之聲四起，堡外歡聲雷動，比前更盛。原來任龍知堡中人民，對於堡主父女，最是愛戴，一聞喜信，定必狂歡，喧嘩不已，甚或當晚便要新夫婦出見，此雖堡中慣例，但是天色已晚，無什準備，九俠來自山外，堡中風俗，尙不深知，恐其拙於應付，想等席散，教李琦一套話，互相商定，等九俠歇息過來，精神復原，明日一早再把中遲之命，傳示出去，以免手忙腳亂，不料到場諸人，聞得喜信，有兩個暗中離席，把消息洩漏出去，不消片時，全堡人民，都得了喜信，本對中遲父女，敬愛非常，加以九俠之來，既應昔年卦象，又有仙人，預示仙機，又都少年英雄，智勇雙全，多半喜幸，堡中照例，不容外人入境，見九俠等，帶了多人前來，有許多人民，先還存有偏見，恐其喧賓奪主，不免疑慮，及至過了多日，看出爲首九俠，固是謙和至誠，毫沒矜誇之容，部下健兒，更是人人守法，堡中常規，一入寒冬，便自休暇，除各要口，分班輪值的人而外，下餘百工技藝，必須的勞作，或是防備萬一之需的，各種職務，均有專人值年，爲的是全堡人民，平日各按智能，皆有

專任，除每月定例休息，或遇春秋佳日，由堡主傳令備下酒肉，舉國同歡，快樂上一兩天外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極少清閑時候，所以等到年終，多半休息，以酬平時勞苦，並使其藉此準備新年樂事，新來這些健兒，因所任職司多半未到時候，閑中無事，不是把應做的事，分頭勤習，先做起來，便是幫助堡人，協同力作，個個誠懇和氣，堡中近年最苦的，是女多男少，祖規相沿，多是一夫一妻，稍爲貌陋一點的，自知無人見愛，往往獨身不嫁，老處女甚多，自中遲以下，覺着人丁不旺，引爲隱憂，這般健兒，恰均英武少年，來得正好，將來成婚，堡中既要少去許多怨女，還可把對方的心吸住，不致離開，經此一來，雙方情感，越來越厚，極少再存偏見，當晚聽到喜信，全都高興非常，互相傳說，紛紛往堡前趕來，始而歡呼若雷，要請堡主當晚便要帶新夫婦出見，受衆拜賀，有的更把爆竹取來點放，一人起頭，大衆附和，一時人聲鼎沸，歡呼若潮，轟隆砰訇之聲，驚天動地，便平日過年，也無此熱鬧，中遲聞報，也頗高興，掀髯微笑道，招呼他們，說老夫翁婿，因時不早，九俠賢姪，勞苦多日，也須休息，今日之宴，專爲慶功，不願驚動大家，打算明早，向衆宣示，再出受賀。既然衆心愛護，不願拂他們的盛意，可命暫停喧嘩，今晚傳喚儀仗，恐來不及，好在明月之下，無須燈火，就在堡前，望帝樓上，與衆相見便了，任龍領命走去，隔了一會，吃完，中遲率衆起立，剛到堡前，便見燈火燦若繁星，香花禮樂，羅列堡外，比起平日，堡中有事，或是祭祖告天等，良辰令節，照例出巡，更多盛況，一問任龍，才知堡人，自動籌辦，早已準備，中遲父女，見人民如此愛戴，情緒熱烈，也極喜慰，隨由香花鼓樂前導，同去樓

上，受衆拜賀，那望帝樓，高約三丈，坐南朝北，三面軒窗洞啓，甚是敞朗，當初原是第一任堡主所建，以望迎回二帝之意，初入山中，一切草創，到不幾天，先建此樓，平日堡主，遇有大事，均在此樓上與全堡人民相見，樓前有一三丈方圓的平台，衆人隨同上去，往下一看，先前喧嘩之聲早止，樓下萬頭波動，人已佈滿，輕悄悄的，祇聽音樂，細吹細打之聲，台上點着無數紗燈，更有七八枝，粗如人臂的火炬，燈月交輝，到處光明如晝，中遲先去台口立定，把手一揮，樂聲立止，隨見人叢中，走出數十個，身着吉服的老人，和百十個十歲上下的童男女，各捧鮮花，排成行列，由爲首三老，向前恭讀賀詞，讀完，中遲致詞稱謝，蘭珠便引李琦，同去台口，面向外分立兩旁，任龍高呼奏樂受賀，衆老立退入人叢之中，隨同堡人，朝上跪地禮拜，中遲也率新夫婦，還禮答拜，向衆發言，按照堡俗，男女婚姻，原應經過相當時期，等待此情誼相投，看明心志，然後稟明家長，舉行婚禮，現因新郎，人品才能，均是上等，又奉各位先師之命，說新夫婦，宿緣前定，本堡不久，必有大難，成婚以後，便須同往仙山，學習飛劍，故此從權，由老夫作主，定在後日成婚，設有喜筵，款待我堡中人士，到時請來觀禮，現夜已深，九俠和小女，穿雲頂掘取藏珍，多受驚險勞苦，急於休養，後日再與諸位相見，請各回家安息了罷，衆人聞言，齊聲應諾，當時讓開一條道路，中遲等在萬衆歡呼聲中，走下樓去，仍是香花鼓樂向前引導，一同走入堡內，中遲自回寢室，蘭珠見時祇戌亥之交，月華如水，到處光明，九俠俱都興高彩烈，程賢貞又被金國士拉往談天，便連未武，衛璧，靈筠，一同約往九俠房中小坐，準備談到亥正，再行歸臥，李琦暗

中留神，見衛璧自和錢氏兄妹，走入花林密談，直到衆人，快要入席，方始起來，背人和靈筠對談了幾句，二人面上，均有不快之容，靈筠後被賢貞喊開，席終之後，同出受賀，由人叢中走過時，似聽道旁少女喊了一個衛字，底下便沒聲息，衛璧隨即匆匆走去，靈筠因和賢貞在前，不曾留意，到了樓上，發現衛璧不在，曾朝台下查看，面色似帶悲憤，想起那晚，往朱家探看靈筠時，曾見衛璧，與錢氏兄妹，在花林中密談，神情詭祟，明有不端之事，深代靈筠惋惜；先想告知蘭珠，既一想，靈筠鍾情衛璧，如知此事，定必傷心，萬一鬧出事來，衛璧不能立足，靈筠心高好勝，也難再留，孤身弱女，無親無友，跟此無良之人，流轉各地，豈不更易吃苦。再四盤算，投鼠忌器，不但對蘭珠未說，連對九俠諸人，也未提起。李琦也是愛護靈筠太甚，明知錢希唐，曾向蘭珠求愛不遂，懷恨在心，九俠來前，蘭珠又曾發現俠盜武成之子武凱，是希唐引來，希唐近向武凱之妹武鳳求愛，打得火熱，蘭珠本和武鳳交好，還爲此事，蹤跡疏遠，蘭珠人雖天真，心直口快，實則頗有機智，錢武諸人，固是隱患，一則奸謀尚未探明，又料他無此大胆，惟恐中遲性剛，處置太過，隱忍未發。曾和自己商量，待此留意查探，以防不測。當夜已然發現衛璧，好些可疑之處，爲了靈筠，竟未向衆明言，以致日後，鬧出許多事來，暫且不提，賢貞也因發現衛璧負心，勾引希唐之妹小翠，既代靈筠不平，又防出事，心正爲難，偏巧靈筠，又討了李琦的六陽丸，前往穿雲頂取寶，被中遲知道，覺着藏珍，誰都可取，靈筠明知李琦，關係鐵堡安危，照雪衣老人仙示，暗寓藏珍，應爲李琦所有，如何將他所服靈藥要去，不禁大怒，要與靈筠難堪，賢貞得信，正自

愁思，靈筠忽被仙人送還，賢貞卽對說知，詎她聞她言，不特不以爲意，又說所得寶鏡，共是一對，此時不過借用，將來仍要奉還原主，另一面現被金國士得去，求賢貞相助，到時借用，等雙鏡合璧，事情成功，連自己所得，一齊交還，決不據爲己有，賢貞知道中遲性情剛烈，見他佛彷彿理直氣壯，毫不在意，向其盤問，靈筠才說，雪山遇險，獲救之後，重往穿雲頂，蒙長白三老借此寶鏡，歸途又遇妖邪，幸被冷魂谷，一位女仙救去，本要拜師，女仙不允，說他名叫波旬婆，乃魔教中長老，靈筠夙孽雖重，但是生具仙根仙骨，福緣也頗深厚，在他門下，反而自誤，後經再四苦求，才允收爲，記名弟子，除傳授防身法術而外，並說他那魔術坐功，萬學不得，所得寶鏡，却有大有，可惜祇得一面，威力尙差，必須雙鏡合璧，始能如願，隨取一水晶球，行法令看，球上立現出許多人物事跡，靈筠恍然大悟，看完，仍由仙女親送回堡，並教了一套話，指示未來之事，有好些話，此時還不能說，祇知九俠此行，定必成功，蘭珠和李琦，已訂婚約，現蒙長白三仙中的劉真人，收歸門下，祇等回堡完婚，不久便往從師學道等情，賢貞聞言，才放了心，忙往告知中遲，中遲對靈筠，本極贊許，祇恨所偶非人，別無他意，一聽愛女，將李琦尋到，巧得藏珍，重返師門，賢貞又將二人遇險之事不提，再代靈筠，說了幾句好話，中遲得知二人，逢凶化吉，已轉怒爲喜，再看賢貞面上，也就罷了，賢貞因靈筠，急於要借那面寶鏡應用，所說的事，也與衆人無干，心想衛壁、久居本堡，早晚生事，不如就此遣走，比較穩妥，正想和金國士商量，國士爲了靈筠此行，那面陽鏡，被她得去，想和賢貞說，用另一件法寶，和她交換，使雙鏡合璧，免得彼此

分散，便同了去，國士原喜靈筠，聰明貌美，身世可憐，聞言還未及答，靈筠忽然走進，笑對國士道，賢姊之言，當已轉告，小妹自從冷魂谷遇仙，盡悉前因後果，自知孽重，無話可說，愧對七哥，與各位兄長姊妹，但我現有一事，非雙鏡合璧，不能成功，望乞五姊可憐妹子，心比天高，命如紙薄，將這面陰鏡，借我一用，事成之後，連此陽鏡，一起奉還原主，感謝不盡，國士見她，面容悲憤，眉宇之間，隱含幽怨，似有好些心事，不能明言，却強打着一張笑臉，越看越可憐，拉向一旁，三人並坐，安慰她道，筠妹天生麗質仙容，玉骨冰肌，端的我見猶憐，何況男子，實不相瞞，以前因見七弟，一往情痴，你却峻拒太過，使其難堪，未免心中不憤，後才得知底細，七弟發情止禮，固是奇男，你雖還珠生疑，諸多誤解，就事而論，也頗難得，我們此時祇更憐你身世處境，決無他意，何況事已過去，七弟因禍得福，不特巧得珍藏，重反師門，又與蘭珠，佳偶天生，締了鴛盟，後日便要完婚，從此便是骨肉之交，無什嫌疑可避，七弟對你，固是一樣關心，我們九人，一向同心同德，祇九妹性情稍偏，少時經我一說，對你也必改觀，別人更不必提了，我本意想用別的法寶，與你交換，但想九宮塔上，九件奇珍，不能缺少，以前遺失的三件，尚須取還，如何贈人，此鏡又不能分開，雖聞筠妹此鏡，乃是借用，到底不知心意如何，既允用過交還，一同取走何妨，不過，寶鏡新得，尚未由劉真人親傳用法，不如暫緩月餘，等七弟夫婦，拜了仙師，稟明之後，筠妹再拿去應用，豈不要好得多，此鏡不說，如須別的法寶，或是須人相助，均請明言，無須客氣，靈筠聞言，甚是感激，笑答，九妹對我原好，實爲小妹，身有難言之隱，對於七

哥，諸多失禮，自從穿雲頂歸來，七哥與蘭妹定婚，一切誤解，全都消除，初意諸位，必要見怪，偏又事急求人，非此不可，沒奈何，祇得老了臉皮，託賢姊代爲關說，不料諸位對我，如此厚愛，蘭珠妹子，更是百計愛護，無微不至，方才回來，不知我自知不合，拚受譏嘲，惟恐九妹口直，使我難堪，特意引向一旁，剛說不了幾句，九妹便把我，喚在一起，三人談了一陣，和五姊所說盛意，都差不多，由此真成骨肉之交，我也不說感激的話了，說罷，蘭珠，張婉也同走進，靈筠見李琦，竟未隨來，笑問新貴人呢？張婉笑道，他恐蘭姊多心呢，蘭珠笑道，我看他那樣多好，就是心思太細，反而自取煩惱，我懶得再喊他，天已不早，大家累了好幾天，理應早睡，我想和筠姊，同榻夜話，不知可否？靈筠面上，剛有難色，忽轉笑容道，我早想和蘭妹暢談，一直無暇，蘭妹不嫌長途勞倦，奉陪便了，蘭珠大喜，問賢姊可要回去，你我三人同榻，作一長夜之談如何，賢貞笑道，我不比你們，家還有事，好在筠妹陪你，也是一樣，隨同分別，出外一看，九俠多有倦意，已分別回屋安臥。祇李琦，王藩，尙陪朱武坐談，見諸女俠，由國士房中走出，一同起立，王藩笑問，五妹怎和金女俠，談了這半天，張婉接口笑說，我們有我們的心腹話，不與你們男子相干，二哥此時還不去睡，是因七哥後日大喜，在想二嫂麼？王藩還未及答，李琦偶然回顧窗外，明月樹蔭之下，有一少女影子，一閃不見，祇當服役女婢，因正話別，忽略過去，等到蘭珠，靈筠，和朱武，賢貞，分別走後，忽想起所用二婢，不是那等身材裝束，更不應掩掩藏藏，好似來此窺探神氣，心中奇怪，等人走遠，拉了王藩，假作玩月，同往門外，到了花林前面，打一手法，忽



然分頭疾馳，繞向前去，再往方才少女藏身之處，包抄上來，本意人散客去，共總不多一會功夫，如是奸細，必逃不遠，月光又明，怎麼也能追上，那知把當地，全都找遍，並無影迹，九俠久闖江湖，全都機警，稍有變故，一個暗號，立即出動，連話都不用說，王藩看出李琦，神情緊張，搜尋了一陣，毫無所遇，正笑問，七弟何事如此，有什警兆麼，猛然一眼瞥見樹下，有一物放光，拾起一看，乃是一根鋼針，比常針粗得多，針頭上有五片梅花形的風葉，知是一種利害暗器，忙同趕回房內，就着燈光，細一查看，針尖還有細如牛毛的小孔，好似藏毒之用，好生驚奇。要知後文新奇情節，請看下集分解。



---

編號 (本) 222

---

基本定價三元四角

---